

中野重治集





中野重治集

日本中野重治著

尹 庚 譯

現代書局印行

1934

No. 0620

中野重治集

實價六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譯者	尹庚
原著者	中野重治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成都
 北京 重慶 鄭州 汕頭
 廣州 廈門 福州 雲南
 漢口 九江 洛陽 貴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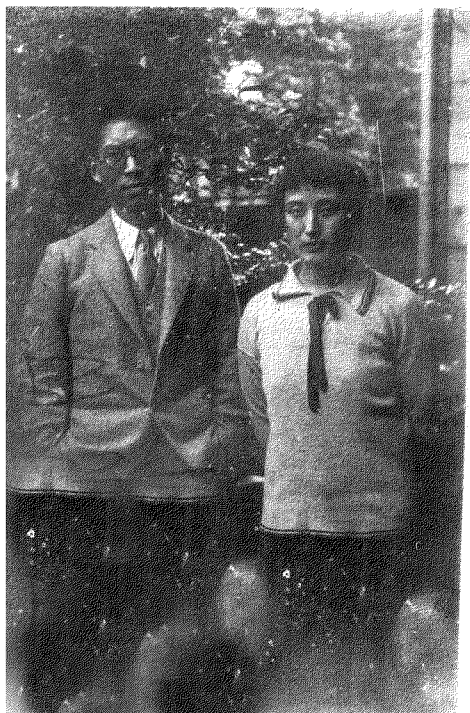
現代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4, 3, 1, 初版

1—2000册

現



中野重治 肖像

題記

中野重治先生，是日本，福井省，高操縣人，生於明治三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先生本來是詩人，他寫了許多的詩。以後才寫小說。近年以來他所着力的，卻是文藝理論。

關於先生的小說，概括的說，在文字上我所認識的，是健康的，樸素的，通俗的美。在內容意識上，也正與健康的，樸素的，通俗的美的外觀，是一致的革命文學的內容意識。先生寫到許多大眾的生活，寫到許多人們的姿態，感情，以及意志。並且

爲他們，寫了許多他們要說也許說不清楚，要說也許無處可說的事情。（當然還多方面的寫到其他許多。這裏翻譯的祇是一部分。）我記起來了，先生曾經提倡“藝術家的良心”。先生說，有一次他在十字街頭，碰到一對唱歌的乞丐夫妻，歌唱到半途，以下要唱的歌，一時忘卻了，他們於是現出羞澀的神色了，臉紅了，這當前的情景，感觸到一種深切的意義，這中間正有的是“藝術家的良心”。先生是提倡“藝術家的良心”的，先生的藝術是講究真實的，在日本，有多少人感動先生的創作態度的嚴謹，創作心境的高邁，表示非常的敬意。

當我在東京的時候，有朋友曾經與我約好，去訪問先生。然而，那時候的環境，兩方都同樣的很壞，始終沒有方便會一次面，說一次話。關於先生的種種，我不能夠更多知道一點，到如今猶覺可惜。

尹庚。一九三三年秋，在上海。

目次

題記

• I •

老鐵的話

• 1 •

初春的風

• 35 •

看櫻花・送報的人

• 57 •

年輕的人

• 71 •

砂糖的故事

• 139 •

老鐵的話

——把繩箍上誰的嗎？

一 老鐵從福井省來

這年春天，蘆原溫泉村，發生自來水的敷設問題，地主霸據着村會正在操縱一切，老鐵與大家就包圍上去，結果村會反倒給老鐵與大家占領了。

地主及其走狗，這回就吃大家敲了一頓，敲得喊他們的娘。不過，老鐵因為爬上望火樓的梯子去過，說是犯了什麼罪了，就被當局打進福井的牢獄，關了六個月。到公開審判之後，檢察官要求裁判官處刑被告的刑期，比刑期未判決之前，不料還要長久。老鐵是要上訴的，趁便他就來到東京。

我與老鐵，在稍前一些日子，曾經聚在一堆吃

飯，而且談話。有一次談話，我一下子記起了老鐵寫得一手刮刮叫的字。我與老鐵，成爲相識已經很早，然而這個傢伙寫得那麼一手蠻好的字，一直到看見他未判決時寄來的信爲止，我並沒有知道。

於是，我就佩服的說了：

“老鐵，你寫得一手嚇人漂亮的字啦！”

老鐵一邊笑，一邊回答了：

“是啦，你知道。正因爲寫得不壞，我就此有過一回到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的事。”不過，老鐵陡然的就沉下臉色，他像是不屑自己所說的話。

“啊，到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嗎……”

二 於是老鐵說話了

在十五年前，我還是小學校五年級裏的學生。那時候，有了所謂皇太子巡遊的事情，於是嘩喇嘩喇的，就鬧得沸騰盈天。

“堂樣——我們那裏，佛殿叫做堂樣。那個堂

樣應當開光啊。”

“村道，要修理一番啊。”

“還有紀念樹亦栽起來啊。”

“怎麼啊。”

“什麼啊。”

可是，湊到秋天收麥的緊要關頭，大家正忙得要命。也許我們的村落正擋在巡遊的路線上吧，這卻一點不相干。菊花采紋的車（註一）所通過的地方，那是有縣衙門的城市，假如從我們的村上走去，要走九里多路，又還須再趁二十五里多路的火車！

在上一次的所謂國家大事，佐賀省東松浦縣，某一個村上，就因為國家大事紀念，與祠堂屋改築，亦嘩刺嘩喇的鬧得沸騰盈天。極其難受的，對於佃租都不能夠繳納，與稅金也交不出的農人，每一戶頂少的卻要分派到五塊錢的強迫捐款。不過，總之對手是國家大事，村長與村會，以及各部落的

有力者，加之是××。所以他要怎麼辦都說得出來。

可是，在那裏，有一處不知道是幾個村落的公共浴堂。公共浴堂的板牆上，一夜之間接接連連的就貼滿“派司脫”（註二）了。

“祠堂屋的改築，那也不很壞！不過，用的是女兒的肉身的賣身錢，是耕牛的肉身的賣身錢，恐怕祖宗菩薩並不歡喜阿！”其中有這樣寫的。

這一來，管他什麼村長，管他什麼村會，亦管他什麼警察，祠堂屋改築案那個媽的東西，清清楚楚的就不會給它照辦。阿彌陀佛，想來他一定歡喜的！

不過，那是我們村上十五年之前的情形。如今的情形是不同的，粗壯年青的伙伴，跨過積雪的山嶺最高處，不管積雪有二尺三尺厚，他們還是去趕他們的座談會。

堂樣也開光，而村道也修理，這真是教大家抽

了筋，又剝了皮，並且還投到油鍋中去熬的。因此，要是提起村上一帶的情形，在皇太子巡遊之前，已經像是出了毛病的汲水唧筒，祇聽到它的金屬部分軋擠得咯咕咯咕的響，水卻一滴也抽不出，情形正是這種樣子，而在我的這個頭上，卻有了不得的名譽，掉下來了。“在縣下，不知道幾千的小學生裏頭，卻挑上了擔當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的光榮！”

我的父親，與我的娘，這一來都弄得怕的發抖了。接着，就亂嘈嘈的發生了爭執。

娘的主張是：

“那樣不必要的交際，總得省省好！”

父親，因為如此，卻很嚴厲的回說了：

“不是普通的交際啊，這麼說還不明白嗎！”

“那麼是怎麼啊？”

“是在天皇的跟前，寫好了字獻上去他看看！”

我卻在旁插一句嘴：

“不是天皇，是皇太子。”

“皇太子是怎樣的啊？”

“是天皇的兒子。”

因為說“沒有特別的不同。”於是父親就更發脾氣的對娘叱罵：“還不明白嗎？你這沒有頭腦的人！”

可是，要娘沉默下去，卻不能夠：

“然而，一聽山田老爺的話，木鞋不買不行，圍裙（註三）不買不行，帽子不買也不行。正月裏的木鞋都無法去買，圍裙與帽子，又上什麼地方買去！”

可憐的娘，但是想到了，還有更成問題的。娘到後就嚶嚶的哭了：

“不止這樣子，趁火車的錢，亦少不掉啊！”

不過，到底輸的是娘。即使不是必要的交際，處此時勢，也無法免去，僅僅有以下一點，娘與父親的意見都一致了：

“總之，話是板野先生與山田老爺說的，這非

擔心不可！”

(註一——車上繪有菊花的采旗，乃日本皇族專用的車。如同商店貨物上的註冊商標一樣，他家不得假冒，否則就算犯了皇法。)

(註二——即Poster一字。乃傳單標語等等。)

(註三——各國的服制是不同的。日本男子作客，也穿圍裙，正像中國的男子，要是出門去大多加上一件馬褂。)

三 暫且從板野先生說下去

所謂板野先生，是給我們教書的一個女先生。真是一個可惡不過的東西。

上一次國家大事時，有一個被殺的人，是三重地方的大澤君，聽說也是小學校裏的先生。先生有的好，有的真真夠壞。

這個先生那裏，我卻很吃了幾次打的。最初被打的一次，我一直到如今都記得分明。

那一天，板野先生吩咐了：

“人手足刀尺(註四)，寫起來。”

我沒有一分鐘，在石板上很好看的，就寫成了一行。我的右隣，(我並排的一頭，除這個右隣以外沒有人了。)一個拖鼻涕的小傢伙，不知道怎麼的，他的石板照舊那麼的漆黑。稍後，他這傢伙好容易才寫下去：

“人手足仄尺”

我瞧到了，心裏就爲他發急了。不久，板野先生說：“嚶，放下手去，”一邊拖着草履，一邊一排一排的看過來。這個不是過失，我左眼朝向教壇，右眼卻朝向右隣的那個小傢伙，我就失聲的教他了：

“糊塗！刀字寫反了……”

這個聲響，卻像是“短字寫橫了”，我自己也着慌了，那個小傢伙也倉皇失措的。我的左眼，沒有理由朝向教壇了，結果，我吃了一次打。

那種打法，又非常的便手。板野先生，一聲不作的走攏來，一起手，我祇有聽天由命的。然而料

想不到竟是那麼的痛。那麼的痛，實在感到侮辱。

我頭中鏗然的響了一陣，我私下就賭一個咒了：

“我瞧住你下回有本領不哭啊。爛婊子！”

對於這個“爛婊子”，到後復讎了。到了四年級，（到四年級，女先生還來教書，這不是普通情形。在我們的那時候，可是到五年級止，還有板野先生的課。因為山窩裏的學校了，恐怕是教員不足數的緣故。）某一天，讀本中有“鹽梅”（註五）的話來了。上課時正湊巧到山田來參觀。在我們的這一班學生裏面，山田的第二兒子是雜在一處的。

板野先生問了：

“鹽梅？這說的是什麼意義啲？……誰知道嗎？”

誰也沒有舉手表示。

“鹽梅，這類意義，就是傻瓜都知道的啦。”

所謂學校是為什麼的？那是可以學習一點東

西的地方。所謂風是怎麼會有的？那是空氣流動的緣故。但是，鹽梅？“還是不問也好的。”

到後，板野先生祇有教了，她說：

“所謂鹽梅，是說調和鹹淡的意義。”

調和鹹淡！我們學生弄得莫明其妙了。

“先生！”

我就舉起了手：

“那麼，我的家裏，有一個因為病痛暈倒的阿哥，也是調和鹹淡不好嗎？”

拖鼻涕的小傢伙們，就帶了這樣的話回家去，卻去請問一個字也不識的娘。

“真真是調和鹹淡嗎？”

“大半是那樣的囉。”

這一來，卻就出了一個意料之外的岔子。

首先，我得辭去級長，歸山田的第二個兒子替手去了。（我從三年級起，一下子做了級長的。）不過，山田的第二個兒子，原是第二名。這不算一回

事，算一回事的是以下的事情。

“山田老爺，爲什麼要來參觀，你知道嗎？”

“那裏會不知道！因爲他來是探媳婦……”

“爲什麼要娶先生去做媳婦？你知道嗎？”

“那裏會不知道！娶的媳婦若是先生，雜費就不要出。薪水也可以拿回家裏去……”

拖鼻涕的小傢伙們，簡直什麼也不懂，從各處聽來一點話，就隨口亂唸。不過那也是真實的。學生們真高興，風聲卻灌到山田的第二個兒子，與板野先生，以及山田的耳朵裏去了，板野先生的婚事，總算是圓滿解決的。（與山田老爺的長子，一個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但是，山田的虐待，對於我的一家，從此以後一下的變得兇極了。

（註四——此處本來是日文字母中第九行的五個字母。它的發音是ra ri ru re ro。因爲便於大家看得順眼起見，於是隨取意譯法。）

（註五——鹽梅二字，用於弄菜與調味的。有些地方又當作情形與樣子等等解釋。）

四 接着說話轉移到山田方面

山田，是我們村上一個大地主。他與通常所有的地主一樣，同時是唯一的一個地主。我們村上，全部是他的佃戶，即使一個自己有田地的農人，不種山田一塊田的，竟一個都沒有。這樣的地主，會幹些什麼把戲？你也會知道的吧。

我們村上的電燈，也接來了；輕便鐵道，也造到了；也做了耕地整理的事；也把村道改爲省道；村民的反對睬都不睬，也把小學校搬了場；這些完全因爲山田把持一切。明治維新時候，這個傢伙就捧了錢，去買士族（註六）名義。因此村上祇有這傢伙不是平民。另外，他當起省會議員，做了信用公會的會長。以賭博著名的姓根本的一個男子，做了倉庫老闆。這一個男子，因爲是山田的倉庫老闆，所以毫不費力的，同時又由省裏委任他做租米的審查員。

山田以前，卻以顎淵的姓自居。纔在五六年
前，改姓山田，這據說有如此的一段道理：

“從前南北朝時代，南朝遺臣，有一個叫做山
田，南朝爲敵所敗，就住在我們的村上，因爲逃避
北朝的權力，所以就把姓改爲顎淵。山田村的名
稱，實在由此而來。（我們的村叫做山田村。）如今，
已經到大正朝代，可以恢復原來的姓了。在此處，
從今以後，顎淵的家，就改用山田姓。”

這個刻到黏板岩(註七)抑是什麼的東西上面，
在山田所有的山頭，冠冕堂皇的建樹起來，這真令
人張開嘴巴說不出話的。

時候正好，是皇太子巡遊的前一年。

一到年終的日間夜間，像我們的那麼一個家
庭，簡直淒涼落寞得什麼聲響都沒有。山田到年
終，卻把所有的佃戶，都招集攏去吃一頓夜飯了。
這一夜，所有的佃戶，都怕得縮手縮腳。在席間，山
田總來應酬一下，因此瞧到他的臉色，作爲測驗田

租的標準，這就成爲佃戶們的習慣。

闇淡的洋燈下，我與娘，在搓草繩，在土座的角角，（山田以外，鋪草席的人家，在這個村上差不多沒有了。一般的人家，是用稻草與穀壳在泥地上，敲得結結實實的約有三寸厚，就在那上面鋪設茅柴蒲草等等的編織物，就在那上面住，就在那上面睡的。對於“草席間”與“木板間”說，這個叫做“土座”。）角角上有山一樣堆積着的，是將向不勞而獲的山田去繳納的租，不是歸我們自己有的米。靠近套房的單扇門門邊，“調和鹹淡不好”的阿哥，晒着已經拖到三年。阿哥是出名孝順的兒子，三年前的耕地整理時候，它就拍賣氣力去推運土車，土車翻了一個跟斗，卻壓傷了他的胸部。以後，得了傷風病，就變成肺炎，這一來更加糟糕了，晒斃了，弄得祇愛發脾氣。醫生也不看。（醫生也祇有山田來過！）一服一服的藥吃過了不生效力，我非常歡喜的阿哥，弄得一見眼就很傷心的，人是那麼的衰

弱下去了。

父親，往山田的家裏去吃夜飯，好久還不見回來。搓繩告一段落，娘去擺好石磨，着手做磨豆的準備了。

“慢點啦。”

“慢點啊。”

木鞋是卡切卡切響了，不知道爲什麼，一邊大聲的亂吼着，一邊又泥醉得口齒都含糊的父親，跌跌撞撞的來了。

“我們不爭氣啊！”這是父親的口聲。

附近的男子們，卻抑制住他說些“不要這麼不要這麼”之類的話。

在喝酒的時候，據說山田出來了，照歷年的例，他開始教訓大家了。不知什麼一來，話轉灣到“家裏的媳婦”板野先生(不用說如今是山田先生了)，不知道已經隔了多少年代的學校裏的話，牽引來非常不中聽的攻擊我的父親。雖然私下都明

白是豈有此理的話，不過處於佃戶地位的大家，統統祇有忍氣吞聲的沉默了。不久，山田威風凜凜的說：“什麼那麼啊……”可是父親耐不住了，他就動了氣：

“你這樣算什麼！老爺老爺的擡舉你，你就架子搭起來啊。維新的時候，把別人的田地換寫爲土族名義，你以爲我們大家是不知道的嗎！……”

父親在席間站起來了。要不是誰把菜飯盒子（註八）一包，就推送着他出來，事變會弄到如何地步？那實在不得而知了。父親發了怒，雖然答應出來，腳是不穩的，所以身子靠着誰的身子走。“不必要的事情不要做吧……”父親又舉起握好的拳頭。推送他出來的人，一直送到門邊，一邊還是放心不下的看住他。

果如所料，沒有走得十多步遠，父親竟大大的跌了一交。這一來父親忽然的轉身改換方向，回頭逆驅正走了出來的山田的家，跨到門前，怒氣甚盛

的大喊：

“連鋪路的笏谷石都害人無恥的！”

與這話聲一起，提着的菜飯的包袱，也隨手擲出去，那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地方，被菜飯與油漿打得一場糊了。

父親，那時候又已經往堆柴屋抽來柴棒，提高喉嚨，取衝前的姿勢。柴棒拿到跌了一交的地方，一揮手就打下去：

“哼，畜生！”

鋪路的笏谷石，被打得粉碎。

聽到以後，娘卻哭起來了：

“喲，你打算怎麼啊！”

田租繳納前，連平常日子都淒涼落寞的家，從事變發生的第二天起，顯然的更加陰森森了。

“啊啊，啊啊！老爺們與佃戶，是前世的仇人！如何的局面會被他們報仇去，是不知道的哪。啊啊，啊啊！這些租米若是一有什麼，已經不論怎麼

的做都無益啊，無益啊！”

父親，卻以威猛的來勢大聲叱罵娘：

“不閉住嘴嗎，傻瓜！”

阿哥也不做聲，我是怯怯的搓草繩，以外沒有別的了。

(註六——日本舊制有皇族，華族，士族，平民四個階級。他所享受的權利與應做的義務，以及其它的一切，正如階級上的意義相同，大有尊卑貴賤之差。)

(註七——即Argillite。是黏土與石英，以及其它的成分，相混合而凝固的岩石。)

(註八——把菜飯放在一個盒子裏，外面又罩了一塊包袱布，預備客人帶回去的。在主人家裏，又另外的吃一點菜，喝一點酒。據說這是日本人一種請客的款式。)

五 隨之左義長來了

所謂左義長，是正月十五那天小孩子們過的節。在村中，取了一些新的稻草，到祠堂屋的院子

裏，先做成一個小堆。村中的男孩子們，把自己寫了字的紙旗糊在男竹竹尖。女孩子們把自己做的三角紙袋結在女竹竹尖。於是大家就一起的把它插上小堆。村中的人蓬攏來了，小堆上就點了火。紙旗燒着了。三角紙袋燒破了，紙袋裏封着的彩色紙片，散落了。說是這麼之後，男孩子的本領會好起來，女孩子們的針線工作，也會做得巧妙的。

我聽到大人們，都順次稱讚紙旗上的字，中折紙五張貼連的，那是我的旗了。

“這真真蠻好的字啊！”

“真真蠻好啊！”

“大半是阿鐵寫的啊。真真寫得不差。”

“啐啊？”

“是阿哥幫他寫的也未可知呢？”

“啐啊？”

“唔……”

嚼他們的什麼話吧，我站起來了。可是那一

邊，上面說過的根本的父親，他跑了近來，突然拖長口聲說：

“照字講，倒還寫的不壞。然而，那樣的紙，像什麼！”

我那面旗的紙，彷彿濕了水過的木棉，是很不中看的爛黃色。我祇有什麼也不講，頹然無趣的回到家裏。

六 開年之後的繳租日子了

“去請根本的父親來，托他把租米來檢查一下。”

“喔。”我答應了一聲就去了。

根本的父親來了。說：“在家嗎？”偏巧父親與娘都沒有在家。

“根本嗎？務必拜托你打個圈圈啊。”

今天，阿哥也好聲氣的與別人打招呼了。打個圈圈，是租米的頭等記號了。

根本向堆疊的草簍肚子上，用鐵鍬什的一下打進去。鐵鍬抽出，掣到明亮處去，他把米用指頭搓搓看，又放進嘴去咬咬看。但是，不久把鐵鍬在原來的腰間一插，一聲不響的就顧自走了去。

阿哥，覺得不放心，就問了：

“怎麼樣呢？”

根本的父親回答：

“不合格。”

“不合格？不會那麼的啊。”阿哥做出於他並不相宜的奉承面孔，又說：“今年，太陽下晒的與風車上搗的工夫，都十分做周到了……”

“嚕嚕嚕嚕的，這個給你拓三角都夠不上啦。”

“根本！”

可憐的阿哥，枯瘦的身體從被褥中爬出。我勸住他也不依。阿哥說：

“你與我家，有什麼仇恨嗎？”

“你真是說好笑的話啦。仇恨啊。怎麼啊，是什

麼都沒有的啦。”

“什麼都沒有，這個爲什麼會不合格？”

“不合格，就是不合格。沒有法子。”

暫時，彼此互相的睨視一回。阿哥又說了：

“左義長的時候，說阿鐵的旗的壞話，那又爲的什麼？”

“左義長是左義長。若是提起那種事情，這麼亂七八糟到像是米殘的東西，亦要硬得起不拿來騙人纔好！”

“米殘？”

阿哥搖搖蕩蕩的站起身子了。我祇有苦苦的勸住他。所謂米殘，那是祇好喂鷄的碎米。

“說是米殘，真太不近人情啊。”

根本走去後，我對哥如此說了。

“得了，與其多說，還不如給我一杯水。”

阿哥衰弱的身子，祇有橫靠到一邊，暫時喘喘氣。

七 縱然如何的不合格 可是沒有另外的租米

父親與娘，跑上山田的門去了。

租米不合格，是都知道了。然而有過口角的始末，阿哥悶住了沒有說，他們一點也不曉得。因此，聽了米殘的話，又七七八八的被刻薄一陣，結果吩咐來了：

“是那麼的，不合格的租米要我作佃租收下，道理上不通行的！”

娘就哭了。

“那麼無理的話，請不要說，你收下去吧。歷年以來，這樣的事不是沒有的嗎？”

“歷年以來沒有的，可是我纏錯了。假如認真說，你實在不曾有過一份像樣子的租米！”

“縱然那麼，可是這些米都是你田裏出產的……”

“不合格，是你的方面不好。”

不管三七二十一，拜託他把這些拿來的租米，求他答應收去——我料想到我的娘，她樣子非常的不安寧，一定一邊說好話，一邊卻在揉擦她那雙粗糙的手掌！

“要是那麼，寫好的契約，你能夠放一張到我這裏嗎？”

“寫好的契約？”

“太不合格的租米，當普通的租米看，那不行。然而假如一來祇是不受，也算是我不講情面。總之，收是不妨收的。在此兩相抵消的數目，還有多少，就轉作明年的借款還，要這樣的一張字據，請加進去。”

嚇，老手段啦！這時候的地主，十足的一來做了近代的地主；二個人拿去的租米，就加上一張借款的字據纔攔着了。

娘回頭在路中經過姊姊的家。姊姊也哭。

“你那裏也如此嗎？我這邊也加上了一張！”於是隨之可怕的，受不住的又慨嘆了：“不久，村上恐怕住都住不得了！”

娘真弄得糊塗了。

“終於被山田老爺報了仇！地主與佃戶，是前世的仇人。這還是報仇去的第一手。以後會弄得怎樣呢？村上恐怕住都住不得了，姊姊也說了。但願不要像是天保年間的饑荒，人就祇有那時候一樣的到田野去啃草根樹皮啊。啊啊，啊啊！一年一回的阿鐵的木鞋，我都買不起，豆糟油糟的錢，又如何的應付得出去！”

到第二天，阿哥意外的死了。

“三枝（註九），家裏來了人叫你。”

我對先生告訴了一聲起身走，一到學校門口，就瞧見隣舍的伯伯等着，他說：

“你阿哥的情形忽然不好了。”

我趕到家裏，阿哥已經死了。

阿哥，因為熱一盛，本來衰弱透頂的心臟，再也支撐不住了。

關於如此的板野先生，（雖說已經變為山田先生，大家習慣了卻仍然叫她板野先生。）與如此如此的山田老爺的話，娘與父親的擔愁，也是難怪的。那一天，山田的第二句話，就這麼說：“了不起的體面，連我都增光不少！”這豈不更加令人提心吊膽嗎。

就此我每天留在校裏，練習“義勇奉公”幾個字了。

（註九——這是老鐵的姓。）

八 終於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的日子 到了

阿哥埋葬的費用，父親與娘二個人往那裏去籌劃來的？我一點都不知道。不用說，我也一點不知道，可憐的父親與娘，是往什麼地方去，是怎樣

的去辦，到後纔把新的帽子，與新的圍裙，與新的木鞋，也設法到了。總之，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知道，這些東西到底往什麼地方去，是怎樣的設法籌劃來啊。

第二天的頭天晚上，父親又說出意外的話了：

“實子，你把敬神酒去買點來！”

娘，臉色嚇得鐵青，真不知道如何的進退才好。

“我說，去買敬神酒，不懂嗎？”

父親再嚴肅堅決的說了一遍。娘祇有提起放醋的空瓶，悄悄的走出門去。

到第二天早晨了。

我由山田老爺與校長先生相陪，朝向火車車站出發。（校長的事，一點也沒有說到，不過這個傢伙祇是一隻飯桶。）

山田老爺與校長先生，一路上說着話。可是我的耳朵一句也沒有聽進去。我是出征兵士一樣，異

常憂悶的。

說起來，那天的時間像是一陣風，它怎樣飛快的一下子就過完了？我一點也不明白。

在我的眼前，死去的阿哥的臉，卻像筆正的掛着一樣。我也看見了父親與娘的，那要命到十二分的面色。也看見了佛壇上，與阿哥的的木主前，供着敬神酒的酒杯。也看見了進門地方的木鞋箱中，放着纔穿了來脫下去的木鞋。再麼，也看見了大大的白紙上，染出黑黑的“義勇奉公”幾個字。總之，我是迷惑了。

終於我走進席間去。

我又朝向大的桌子前進。

桌子上有幅很廣的紙，開展着，一邊有非常大的硯，又有非常粗的筆。

我亦不清楚自己，曾經行了幾多番的敬禮。

隨後，我取到筆，使它含了飽滿的墨。

我祇有舉高發抖的手腕。

“義……”

然而，筆就搽不到紙面！我怎麼能夠搽下去？在白的紙面，歷然在目的浮出雙鉤體的字，就是“義勇奉公”幾個字，那用淡鉛筆鉤好的字，我要是沒有見及，事情知道會怎樣的完結呢。

死去的阿哥的脸。父親與娘的面孔。敬神酒的酒杯。與我的新木鞋，新帽子，新圍裙。以及“義勇奉公”的每天每天的練習。然而最後，卻發見了這樣雙鉤體的字，這淡鉛筆的底稿，這最不要臉的欺騙！

我是昏倒了。

以後如何呢，我並不知道，總之我又回到我的老家。

九 結果怎樣嗎

我的話趕快收梢吧。

說到結果，娘的姊姊，就是我的阿姨的豫言，

卻好應到了。“不久，村上恐怕住都住不得了！”我們一家，在這個村上就住不得了。

皇太子巡遊，已經巡遊過了。我本來到皇族的跟前去顯本領，去寫字，而所做的偏偏滾了一次蛋。於是，害山田丟脫省會議員，校長亦非撤換不行——對於我們一家，這自然是如何樣子的有關係！

娘每天哭。阿姨爲的要哭而來。父親，清清楚楚的元氣也消沉極了。

我們家裏，來過許許多多的人。就談論到在村上留住的方法。不過這種努力，什麼效果也沒有。

“借款拉倒，就此走出我們的村上。”

這是一切的結論。這樣決定的時候，娘就上了吊。然而，那樣的事，不管她怎樣的都好。不管她上吊也罷，不上吊也罷，非放到墳地裏去不行那是一定的。

我們起身的日子就到了。村中的人，多來送

行。根本的面孔也見及了。

我們趁上火車。大家祇有彼此相望，面孔對面孔。這時候，還有什麼話好說？大家就哭的哭，嘆息的嘆息……。

祇有一個姓稻葉的甚九郎，他是九十一歲的老頭子，他一邊捉住我父親的手腕，一邊以悽慘枯澀的聲音說：

“實子把繩箍上去的頭是弄個錯的！”

我們趁了長路的火車。越過海峽。渡到北海道去了。

從此以後，經過了二個年，父親死在上川縣鷹栖村近文二線七號，假如說起上川地方，那是北海道更寒冷的地方了。我到十四歲，就完全的走上街頭了。不過，那樣的事，不管它怎樣的都好。

十 到如今已經十五年了

十五年來，應當沒有徒然過去的道理。

雪縱然如何的堆積。上面踏着來去的橐(註十)的痕跡,並不消滅。它越過山嶺的最高處,就跋涉到山田村的附近一帶。它是正如農村組織者幾個字眼含蓄的字義一樣的足跡。足跡的網形格子,就那樣子也正是如農村組織的網形格子一樣的。

上一次,在議會中出了××致死的問題,“他是生病死的。”這是內務總長望月圭介放的屁。可是淺原健三那個沒出色的瘟牛,說了一句“唔是這麼的嗎”,他就退下了。

我的阿哥,死於心臟麻痺。我的娘上吊。我的父親衰老死了。然而,要我祇說一聲“唔是這麼的嗎”,要我就退下,那不行。

我們村上被驅逐了,被驅逐的原因,就是到皇族的跟前獻本領的事,我是記得的!

縣衙門的樓上,我昏過去了。我吃虧過了。但是無論何時都吃虧下去,那不行。

老頭子稻葉甚九郎的,悽慘枯澀的聲音,我亦

記得的：

“實子把繩箍上去的頭是弄個錯的！”

於是，我把頭弄個錯了，那不行。

我們要把繩箍上誰的頭？

把繩箍上王八蛋及其走狗同黨的頭！

總得把這些事業，着着實實的去辦一下。

要不然，除非“病痛”去送他們的終啊。

(註十——是雪國人們所穿的一種鞋。外框扁圓，框內構成方形的空管。)

一九三二年秋譯於東京

初春的風

三月十五那天，捉了許多人，其中有一個週歲不到的小孩。

早上八點鐘光景，小孩給父親母親帶着，與六個穿制服的警察，二個穿便衣的警察，一起經過了住家門前的小溝跳板。在夏天的時候，踏上跳板去，鬆脆得咯篤咯篤的發響，可是如今凍住了，發出的聲音令人感到非常苦悶。

一起十一個人，沿着電車軌道走去了，誰都悶住了嘴巴，沒有作聲。天氣是很陰沉的。他們的腳下一路踏碎了霜稜。從五點鐘一直到八點鐘，在這搜查住家的三個鐘頭以內，小孩凍得十分厲害。小孩兜在母親的懷裏，哭聲是停止了，向警察署的大

門轉灣的時節，仰起頭來偶然望一望，在貯水處的圍堤上，已經開開幾朵蒲公英的花，照着母親的眼睛。

來到警察署裏了，父親馬上的不知道帶往那裏去了。小孩與母親一起，就關進了拘留室。

拘留室裏已經關着的，有二個賣淫的女人。

一個年紀較大的賣淫的女人，因為自己的小孩死了，所以非常的疼愛小孩。

快到吃午飯的時候，賣淫的女人，都放去了。她們臨行摸摸小孩的面頰，說了很親切的話，又向母親說“請你保重”。

午後，又帶進來十五六個人，都是被捉的同志。其中有二個女人，又關進了拘留室。

女人圍住小孩，就開始了商量。說話的聲音都抑得非常的低，可是看守的房間，就接在拘留室的前面，於是即刻推了粗暴的申叱：

“嚕嚕嚕嚕的不准說！”

小孩大大的吃了一驚，就哭起來了。一哭起來，無論如何也一下子的逗不住他不哭了。

“怎麼了，這個小孩？”

母親顧慮到小孩的身體，弄得有些心慌意亂，隨後熬不住異常的悲哀。

最後母親祇有硬了心：

（隨她哭吧。）

女人們倒是讓小孩的哭聲一混，方纔有交談幾句的方便。

但是母親給警察叫了出去。

小孩依舊的哭了又哭，聽着小孩的哭，母親雖然在這冰冷的拘留室裏，她覺得連鼻頭的尖上都滲出汗水。

（要是帶了小孩去，那麼她們二個人，恐怕不大好話說……）

母親就設想到這些了，於是留下了小孩。

跟着她的看守就問了：

“小孩怎麼不帶去？”

母親淡淡的望了望看守，什麼也不說的一逕走去了。

正巧與母親走的方向相反，卻是父親。父親聽到小孩哭得很凶，便從拘留室的格子外面窺視了一下，又順便和其餘的二個女人點點頭，走進廁所隔壁的牢房。

陰沉沉的，苦悶無聊的，在這樣的拘留室與牢房裏面，午後又慢慢的消磨了。看守曾經用下流的話，調戲拘留室裏的女人，有一個女人氣不過，就大聲的罵了他：

“嘴巴乾淨點吧，不要臉的！”

天快晚了，母親回來了。她們就問到：

“怎麼了？”

母親沒有回答，一邊袒開衣襟，一邊把奶奶餵給小孩說：

“啊，吃奶奶啦。”

可是，母親忽然的變了臉色。

母親覺得自己的奶奶，已經空窩得沒有奶水。

同時小孩的樣子，亦很不好。

小孩的神色很壞，不過不哭了，奶奶餵上她的嘴巴，她吐了出來。母親搖着她的小小的身體，一邊張皇的叫喊：

“友兒！友兒！”

小孩不會哭了。手熨到她的額上，才知道她正發熱。

母親想到祇有趕緊給她請醫生了。

“可不可以求你給我請個醫生？”

“醫生？做什麼？”

“小孩的樣子，有點危險。”

看守咕嚕咕嚕的不曉得唸些什麼，走出去了。等了好久好久，卻沒有回來。

時候就攔下去，小孩的呼吸，漸漸的急促了。母親又再向另外一個看守討情了：

“對不住，請看一下醫生怎樣了，拜託拜託。”

看守像睬不睬的，祇回答她一句：

“不會怎麼大不了的。”

快要一個鐘頭了，先前走去的看守，好難得的回來了，他說：

“警察署裏的醫生已經回去。”

所謂什麼警察署裏的醫生，到底有沒有留在警察署裏住的，母親並不知道。

“不能夠給我另外請一個醫生嗎？”

“倒也沒有什麼不能夠，你有錢嗎？”

“沒有。”

“沒有錢就困難了。往外面請來的醫生，要不化錢，那怎麼辦得到。”

有一個男人在牢房裏接應來了：

“錢我這裏有。”

看守就跑到牢房一邊去阻止：

“那可不行。在這裏一向不准借錢。”

“什麼准不准？小孩生毛病了啊。”

“你不能隨便，無論如何與我搗亂，也做不到的。”

“什麼搗亂？……嚇！”牢房裏的男子切齒的喊了：“小孩要是死去了，怎麼辦？”

隔壁的牢房裏的父親，這時候也開口了：

“喂……你老……”

母親卻叫着：

“給我請來！給我請來！”

牢房裏與拘留室裏的人，都關切到了。看守望一望拘留室。他瞧見了小孩的嘴角上，泛着泡沫。

看守這一來方纔慌了。他與同事的看守，湊到耳朵上去不知道說些什麼，隨即很快的跑了出去。醫生也即刻跑進來了。

母親與女人們，問問是什麼毛病，醫生回說是腦沖血，他就躲進了看守的房間。剛好外面的門正開開，出乎意外的警察署長進來了。時候已經深夜

一點鐘光景。署長與醫生碰了頭，身子互相伏到一處，低聲的談了一陣。他們的談話，母親覺得時間是非常長久的。最後二個人都從椅子上站直身子。母親聽見他們比較響亮的聲音：

“不中用了嗎？”

“非馬上送出去不可以……”

母親的頭腦，弄得就像有一個巨大的水車，正在裏面滾動，手脚也麻木了，心頭也茫然了。看守跑過來向她說了一些什麼話，她一句也沒有聽見。她祇是茫然的想到她要想出一個主意。

車僱來了，母親與小孩就坐了車，她們從昨天早上走了來的路上，這彷彿就是今天早上走了來的路上，慢慢的又回去了。父親仍然走在前面，他的後面，也仍然跟着六個穿制服的警察，與二個穿便衣的警察。

車在半路上，因為要請醫生能夠快些動身過來，停了一下。

到了家裏，不久，醫生來了。

天已經明亮了。

去買了冰，冰小孩的頭部與胸部，下半身放了一個熱水袋。

父親與母親，坐在小孩的枕頭旁邊，看着醫生給小孩的小小的胸膛，着手打針，數着小孩的肚子一連注射了幾管藥水。

醫生看着小孩，差不多有三十分鐘光景。

小孩鎖着眼睛，也一些沒有要哭神氣。

問問醫生，醫生說是消化不良的毛病。

九點鐘左右，醫生回去了，交代了一些應當注意的話。

大約十點鐘，警察帶父親去了。不過父親過一回，又帶了回來。

十一點鐘光景，小孩才開開眼睛。並且，她抿抿嘴巴，把正送進去的藥，統統嘔吐出來。很小很小的舌頭，也差一點要嘔吐出來一樣的。

隨後，小孩的身體逐漸的冷了。可是熱水袋已經沒有什麼用處，而且是那麼的一下一下的冷了下去，簡直的要命了。

醫生又請來一回。

與醫生談話的結果，母親就出去打電報給父親的妹夫。電報實在不願意打，不過要打的話，那麼沒有別的地方，祇有這一處了。

“有事，即來。”

打了這樣的一個電報回到住家，一脚踏進門欄，父親就說：

“壞了啊！”

可是追在她的後面，又慰藉她：

“好了，倒也沒有什麼痛苦了。”

手按到小孩的身上，熱還沒有散盡。買來的幾斤冰都剩着。母親想到警察署裏的醫生說的，什麼“腦沖血”，又聯想到方纔的醫生說的，是“消化不良”。不過她無暇爲此生氣。母親如今心裏打算的，

是把這個看着她活下來，又看着她死了去的小孩，謀得國法以外的處置。

午飯之後，父親想到最親骨肉的三個人，照一張相，他就向那一批警察去問問看。警察回絕了：

“那不答應。那不答應。”

“怎麼不答應，照相都不可以嗎？”

“不是說不可以，但是也不能夠允許你。”

有新派來的警察到了，父親又去問問看：

“方纔與他們幾位說過了……我們想照一張相，可以嗎？”

回答竟完完全全相同：

“不是說不可以，但是也不能夠允許你。”

“是‘上司的命令’嗎？”於是父親哼哼的冷笑
了。

警察卻談起他們所負的使命：

“關於送葬的事……因為要稍稍的……”

父親又給警察帶去了。

沒有多少時候，又來帶了母親。

(一下子來，一下子去，看他們怎樣辦!)

母親有點自己不大知道自己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疲倦。

警察署裏，會到父親，給她們商量送葬的事情。經過種種交涉之後，允許了她們向牢房裏的朋友借錢。

又辦妥當死亡診斷書，送葬許可證，以及其它的手續。

這些事情一結束，接着便商量到關於房租的問題，可是警察鑿斷她們的話：

“另外的話一切都不要談它，……”

二個人祇有互相面孔對面孔的望望。

“給你回去。村田先生方面亦就這樣子了。”

說完了，父親差不多連拖帶扯的帶進牢房去了。

母親望着父親在那門的對面不見了。

真感到這一回子，就像從此永久不見了。

母親記起二三天以來，如何設法能夠使父親逃脫的種種努力。爲的如此，母親對於小孩沒有十分盡心的照顧，可是現在統統的白白費了一番心血。

母親的心裏對於父親與小孩的愛情，一時的蘇醒過來。爲要節制表面的流露，所以悶聲不響的走上歸路。

送葬小孩的一切事情，完全委託父親的妹妹，與葬儀店去辦理。

小小的一個匣子，裏面鋪好蓆子，放上小孩。小孩的頭非常的沉重。小木珠子的珠串，笠帽，杖，草鞋，襪子，繫到手腕上的小玩具，都放進去。

小孩已經放在匣子裏面，母親還給小孩的嘴角拭了又拭，拭了很長久的一回。嘴角的泡沫已經換了黑色的濃液不斷的流出，是氣息極壞極壞的濃液。醫生說是胃出血的原因。一邊拭着濃液，母

親感到非常的心，三番四次的差一點快要暈去的光景。

天夜了，和尚來了。

母親向警察說了：

“今夜我想替小孩守夜。所以不希望你們也在這裏。可以請你們回去嗎？”

說了這樣的話，母親掉下眼淚來。回說：

“曉得了。”

家裏方纔不見了警察的影子。

和尚唸了經，又講到要立一個神位。

小孩的父親與母親，都沒有什麼宗派。（註一）

但是講來講去，講了許多，才知道父親是曹宗派，母親是淨土宗派，所以戒名結局並不歸於任何宗派，“釋——童女”，神位上就決定了這樣寫。

陪着小小的木棺，到底疲倦透了的母親，一直睡到天亮。

十八日的早上九點鐘，小孩的木棺，與母親與

母親的姑娘（註二），坐了三哩路一塊錢的出租的車，開往葬儀場去。

是非常寒冷的日子，風正刺骨的吹着。

找到事務所，聽了種種的手續與說明，就買了泥瓶，買了箱子，買了白布的包袱等等東西。

木棺離開了母親的手頭，已經完全放到火葬場的機構上。

火葬等到黃昏的時候開始了。

七點鐘光景拾了骨。

十五日發生了事情，過了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如今才是十八日！

出世以來祇有八個月的小孩，一、二天內就磨滅死了。連木棺以內的一切零碎細小的東西，就在四等燒灶下燒起來，變為一蓬煙，飛散到空中去了。

從此以後，接連的四日之內，母親孤零零祇有一個人了，住在空空洞洞的房子裏面。並且房子

裏面除了一些飲食的器皿之類，幾乎什麼都沒收去了。警察，房東，與暴力團的強迫，也都受到了。

第四天，母親聽說父親十八日的早上，受過刑。

母親退了房子，去工作了。

同志中有人沉痛的提議，給小孩開一個追悼會吧！日期就決定下來，可是舉行追悼的前一天，發起人都被警察捉去，當日到會場裏來的許多人，也都被捉去。

到四月十四，當局禁止報紙登載的密令，解放了。

關於日本××黨的話，各處推廣開去，哄動一時了。

有一天，捉去的人們的家屬，召集攏來開一個會。

不過，警察方面的人數，竟比到會的人，數還要多。

集會總算可以進行，不過僅有的自由，祇是腳上沒有給他們釘上鐵鐐的這一點。

有一個孩子，臨到唱歌，他淒涼的聲音，斷斷續續的唱起來了：

“袖子淋濕了，可以用火烘烘去。

落了雨了，可是月亮給雲兒遮住。

馬的身子搖搖，淋濕了也還跑去。”

大家都水汪汪的含了一泡眼淚。

終於禁止孩子的歌再唱下去，集會也被取締，大家又都捉去了。

“女的，過來！”

母親喊到高等警察的面前去了。

高等警察坐在上首，眼睛滾來滾去，看看頭又看看腳。

“你是不是村田的老婆？”

“是。”

“你的名字叫什麼？”

“村田福。”

“村田什麼？”

“福。”

高等警察面孔變色了。

“火——怎麼，這是什麼意思！名字就這麼亂七八糟，難怪要給人家告密了，捉起來關牢了，你這個混賬的東西！”而且，他很不屑的又加了一句：“你這個混賬的東西亦配到安分守己的 人家去做老婆嗎！”

母親就接應了他。不過話從嘴裏說出，跟着臉色蒼白下去。

“我們是勞働者，所以不能夠受到富家小姐那麼所謂很好的教育。可是對於一個妻子應當爲力的事情，我從來沒有什麼料理得不好。”

高等警察突然放下捏着的鉛筆，聳起他的腰身，伸開手來向母親的左頰一劈，就打了一個非常

兇狠的巴掌。

很大的一個手印，從母親的下顎起，一直的連整個的左頰與眉毛的上面，都冒出了烏青紅紫的顏色了。

“帶進去！”

深夜了，母親從拘留室裏又放出來了。

有寒冷的風吹着。

母親把腰帶束一束緊，匆匆的踏在起凍的路上回來。

經過一處十字路口，碰到一羣學生，向母親分了一張傳單。

“代天懲罰日本××黨！

拓殖大學學生有志……………

……………”

這樣的一張傳單，母親就想扯碎了它，撒下了它，不過她的念頭轉動了一下，就把它折為四摺，

插到腰帶裏面。

回來後，見到從牢裏寄來的一個信。

最近送書籍到牢裏來，有了很大的限制，想讀的書籍，都絕對的禁止了，所以，對於書籍的選擇，不必像從前那麼的細心認真，信上寫了這些事情。

“總得設法快一點出來，總得設法繼續工作，再麼願你也來弔一弔友兒。”

母親拿了信紙信封，寫了回信。

如今很有元氣的風吹起來了，一直吹進房子裏面。

已經是春風了。

春風給大東京的空中，連日連夜的捲起泥砂，捲起煤煙。

風聲裏，母親想到死去的小孩。

小孩簡直像是芥子一樣微小啊。

母親寫上最後的一行了：

“我們是在侮辱之中生活。”

信寫好了，母親才睡了下去。

(註一——即禪宗的派別。相傳派別不同，各自爲人處世傳宗旨也不同，因此有許多禮節，儀式，修行方法也差異了。這些正如中國的鄉風的不同，奇離古怪的花頭很多很多的一樣。)

(註二——此處是母親對於丈夫的姊妹的稱呼。不是平常對於一般年青女人的稱呼。)

一九九三三年五月譯於上海。

看櫻花·送報的人

我做過送報的人，是岩倉鐵道學校斯脫拉意克（註一）的那年。已經好幾年了。

要是回憶到岩倉鐵道學校的那一回斯脫拉意克，那麼就會回憶到逢在一處地方的，許多送報的伙伴之間，多半是岩倉鐵道學校的學生。用時髦的話來說，這是很受了一些訓練的學生。

我住的那個地方，是飛鳥山的派報處，剛好靠在公園的下首。

在派報處，我一直住到第二年的五月，就是學校發生斯脫拉意克的那年的五月。

當我住在寄宿舍裏的那些日子，真是最窮困潦倒的日子。有一天我照例嗒然若有所失的，回到

寄宿舍的樓上去。

樓下的老板娘，脚跟脚的跑上樓來，嘴巴快要咬住我的耳朵了，很不高興的話，向我說了。

“……怎麼了？你的行李一天一天的少去了？”

“不錯的，老板娘。我的行李一天一天的少去了……”

與老板娘相罵，雖然沒有相罵，不過無論如何，不搬一個住處，那不大好。因為有這樣一段原因，於是我跑到飛鳥山的派報處去了。

“請給我一個差使吧。”

我就這樣的懇求。我在那個嘴臉怪難看的老頭子那裏，默了個把鐘頭。

“那麼，唔……”

好容易的，我總算討到混得一口飯來喫的事情。

時候一下子又是正月。在正二三月之間，送報的人多麼的冷，這不是說話形容得出的。

在派報處的樓上，那是二間六張蓆子大小的房間，在樓下是八張蓆子與八張蓆子大小的房間，老頭子的這所房子，也算得是頗寬大的房子了。

送報的人，差不多有四十多個，大家都寄宿在這所房子裏面。正因為人數並不很少，所以分爲二起。寄宿在樓上的一起是大人，大約十八九個，這是以送報爲職業的一些人。寄宿在樓下的一起，全是毛頭小子，他們一邊到小學校去唸書，一邊做送報的人，藉以幫忙自己的家庭的，是這樣子的一些伙伴。

這房子裏面，不論是樓上，是樓下，有着彷彿一樣的整齊的被褥。不過雖然一樣整齊的被褥，倒不覺得這是一些過得去的東西。說是過得去的話，覺得卻與犯人的衣著一樣，是一樣整齊的。大家睡下去，就像一羣毛鷄，頭與頭，頭與腳，總是疊堆疊的擁做一塊的。

一到早上三點鐘，因為是冬天，外面的天色，

這一線亮光也沒有，可是可以聽到樓下的毛頭小子們，已經唱起歌來。他們唱的歌，唱得很好，歌聲衝破乾燥冷靜的空氣，撞到睡呆了的耳朵，那麼的好聽，這也不是說話形容得出的。毛頭小子們的歌聲，當做鬧鐘的鈴子開始鬧響了，於是我們大人，就醒了過來。

“嚇嚇，丟拉媽的已經來了哇！”

心裏於是又這樣的想到。

接着，從報館方面來的汽車，已經開到，因此揉了揉二把眼睛，跳出被窩溜到樓下去。我們在二間八張蓆子大小的房間中央排列着，什啦什啦的，摺疊山一樣堆積下來的報紙。這時候報紙上的油氣，臭得真是難以形容。

手法純熟的傢伙，他把報紙，一五一十的數起來。

“大和日報三十份，朝日新聞八十份……”

每一個大人，要分送開去的報，大抵一百八十

份到二百份。每一個毛頭小子，要分送開去的報，最多的一百二十份。

自己的報先摺疊好了，就等待伙伴的報也摺疊好，大家都摺疊好了，就把報挾到脇下，一齊出發。於是跑上廣闊的電車道。時候是很早的時候，所以還沒有電車來往，有的祇是電燈在風中吹動。於是人就分爲二夥，一夥向右去，大約二十多個，一夥向左去，大約也二十多個。把大人包圍在中心，前前後後的是毛頭小子們，每一個人把挾下的報好好挾住，噤啦一來就取跑步的速度向前走。單說向左一帶去的，一到駒込橋，四五個人就幾跳跳過橋去，後面的十四五個人，就抖抖擻擻的向橫街，向小巷，向衙堂飛快的跑去。這情形正像一批芋頭，在大篾籬裏起勁的滾動。

隨後大約經過二個鐘點，大家方纔冒着大霧，喘着氣，跑了回頭。降了大霧的冬天，天明時節的冷法，這也不是說話形容得出的。並且，天色又是

那麼漆黑。

這是大家早上的工作，總算還很爽快。

爽快固然爽快，不過，這種程度的爽快也靠不住，不是有些日子，天就落了雨嗎？也不是有些日子，落了比雨更厲害的雪嗎？

到落雪的日子，手指頭非常的苦，凍得像胡蘿蔔一樣。送報的人，要撐雨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無論怎麼辦，天一落雨，就淋得稀濕，從頭到腳不會有一絲乾燥的。

因此大家回頭了，不得不弄一點火來，烘一烘身體。

房間的中央，於是擺了一個大大的洋鐵吊桶。

“喂！……”

有一個人這麼招呼一下，另外就有人提起一雙腳來跑去，把老頭子擱置在另外一處地方的舊報，馬上拿過來許多。（丟拉媽的這個老頭子非常經濟，把舊報好好擱置着，積到日後又拿去賣錢。）

於是大家就開始一種戲法了，這是“結緣”（註二）。

大家把報紙摺成一條一條，再把它兜了攏來結了一下，把它丟進洋鐵吊桶，擦過一根火柴去。火燒起來了，因為紙條有點結得着實，可以燒得好一回。

“結緣”結了下去，陸陸續續的把紙條丟進洋鐵吊桶，洋鐵吊桶的肚子，燒得飛紅。大家圍住洋鐵吊桶，烘烘身子。

不久，大家的身上，都冒出很旺的水蒸氣。水蒸氣從腳上冒到肚子上，從肚子上冒到胸脯上。從胸脯上一直冒到頭上，水蒸氣越冒聲勢越猛。就在水蒸氣濃濃的當中，大家喫冷飯團。

“那邊的馬路工程，什麼時候會完成呢？我以為近來一定完成了，可是照舊的還在那裏做着，丟拉媽！……”

“那個住洋房的赤老，原來是做什麼的？看他

那些洋房造得多麼闊氣，丟拉媽！那個信箱的箱口，又開得闊大一些吧，丟拉媽！……”

大家又隨便的扯了一些話來說着。

送晚報的時候，又是另外一種情形。

我的報，從公園的下首，一直的送到荒川的土堤那邊去，要跑過王子那邊去，大約還有十多里路。那邊的雪，漫天的刮得非常大，實在是夠苦的。

縱使挖出自己的幾個錢，去買幾張油紙，（記憶到油紙要挖出自己的錢去買，就聯想到“結緣”的時候，是老頭子不肯出錢買炭，所以祇有燒報紙。假如要燒一塊炭，祇有挖出自己的錢來去買。假如要挖出自己的錢買炭來燒，那麼每天非送二十趟報，就對付不了啊！）油紙是披到身上了，可是脇下的報，顯然的十分不好管束。報是僻啦僻啦的煽動着，手指頭是同前面說過的那樣，又凍得胡蘿蕪一樣了。

於是——假如一百份報，已經送了九十九份，

祇剩下了最後的一份，要是把這最後的一份也送了去，那麼我的工作已經到了最後一着，可以回頭了。可是，這最後的一份報，是送到那個人家去的？事情偏是如此的很不如意，因為那個人家，站在老遠老遠的地方，是孤零零的站在那裏的一排房子！

“噯噯！一丟脫手就完了啊！”

話是這麼說的，把這一份報，真真一丟脫手就完了。於是想，在什麼地方呢，假如不是那麼老遠的很近的人家，那多麼的稱心。

但是，縱使那是荒川的土堤的最後一排房子，到底沒有不送去的。

大約那裏的男主人，是什麼衙門裏的小官吏，公事已經辦完，正回到家裏，他有一個漂亮的太太。“晚安！”我每次這樣的打了招呼，廚下是七七八八的發着聲響的時候把報送進去了，那個太太總在廚下，正忙着料理夜飯。

另一方面，身子肥肥胖胖的男主人，向太太移動近來，很耐煩的等着豐富的夜飯。同時比什麼都要緊的，是等着晚報的送到手上。一份晚報，給他們的夜飯，增加許多談笑的資料，這在我們送報的人，是很明白的。

“真真沒有辦法啊！……”

荒川的土堤上刮着好大的風雪，心裏想，最後的這一份報，媽的丟到路旁的小溝裏去吧，不過，最後，最後還是送到那個人家去了。每天送了最後的一份報，空空洞洞的肚子，卻在那個太太的廚房門口，總吸飽了非常好過的香氣了。

對於岩倉鐵道學校的斯脫拉意克的話，這裏是不便提及了，容我有機再談到那些。

總之，我對於學校當局非常不滿，特別是年青的一批傢伙（比我的年紀，再大二歲三歲的送報的人，是不多的。大抵都是十八九歲。送報的人頂好是年青的人，所以年青的人跑去應募送報的人，

最容易弄好關係。我跑去應募的時候，我是扯了一些謊話的。) 特別是年青的一批傢伙，現在還到學校裏去跑，那是當做沒有志氣的傢伙的。

“哼，學校那種地方，沒有意思還要天天去跑的啊，學校已經賺了我們的錢，已經賺了我們的汗血，而我們再過二年三年，畢了業，一直到老死為止，也只是在車站與機關庫中過活啊！……”

不過我，我當他們是一批獸子的學校裏很多的同學，由他們那邊來的斯脫拉意克的記事，登載在我的手頭要分送開去的報上，實在令我非常神往。

“這相當的厲害啊！……”

他們之間，有二三個人，斥退了。不過與一般的大學生不同，職業就找到了，所以也沒有了不起的驚異。不過這是以後的事情。

至於我們，卻是如此的，在那個齷齪的樓上，“結緣”燒火，渡過了冬天。望着飛鳥山的櫻花的花

蕾，一天一天發育起來了。

“嗨，很好，今年住在樓上來看櫻花！”

以前如此，以後也是一樣，說到看櫻花，我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我非常歡喜的想留心的看看櫻花了。

但是，到了三月月底，大家正要趁鬧熱去看櫻花的時候，我們竟完全的從樓上被驅逐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了。

“明天起，寄宿到那邊去。”

老頭子另外租了一所醜陋的房子，離開原先的住處很遠，吩咐了我們搬過去。

那麼樓上做什麼用了？不是太不講道理嗎？原來那個丟拉媽的老頭子，為了一個月能夠收入租金六百圓，把樓上借給人家，做那看櫻花的高雅的士女認為最宜他們遊樂的酒館了。

“好闊氣的看櫻花的……”

六百圓的出租的時期過盡了，我們方纔搬回

去住。時候可是已經五月了。我看櫻花沒有看成，然而代替我這番情緒的，我第一次參加了五月一日的示威遊行。

不久，我在巢鴨的拘留所裏關着，我每天喫那味道很壞的冷飯團，喫的是與“結緣”的時候一樣的冷飯團。（在飛鳥山“結緣”的時候，是一邊烘火，一邊喫冷飯團的。）回憶起來，我是很感慨的啊！

（註一——即 Strike 一字，是同盟罷工，與同盟罷課的意思。）

（註二——是多少遊治的有錢的人們，去嫖妓女的時候的一種方法。成羣的嫖客，與成羣的妓女會在一處，那麼如何的編遣一下？於是把各人的名字寫在紙片上，紙片好好摺成條子，嫖客與妓女的混爲二起，再由編遣委員把二起的紙條，隨手摸來一對一對結好，名字結爲一對的，就定爲對手，在嫖客與妓女應當做的有些事情上，就讓一對一對的玩着妥協去，打架去。當然，這裏送報的人也像他們一樣的彷彿“結緣”了，不過在窮光蛋的生活的方法上，是另外的一種作用了。）

年輕的人

現在，我的手上，得到這樣的一些信，在我設想，總覺得這是很好的一些參考的材料，所以編排在這裏。

這樣的一些信，是寄給一個朋友的信。對方答復他的回信，我卻未曾得到。

並且，祇是一部分信，這你讀下去，就會明白。所以，以下的所謂“第一個信”，並非“最初的一個信”。所謂“第一個信”，不過編排在這裏的時候，是“第一個信”。信的次序，是我編排的。在信上，有時候是鋼筆寫的，有時候是鉛筆寫的，所用的信紙與所寫的文句，也都有些草率。

第一個信

老兄的信，我已經讀到。

如果有了決心做，早一天，好一天。我這個信寄到的時候，請就準備起來。這不是一天二天的工夫，可以做得了的事情，一切照以前的決定的去做，比較妥當。要是那樣的去做，以為不大妥當，那麼恐怕不論怎樣的去做，都不見得妥當。在我想，這是萬無一失的做法啊。

在這裏，我把這裏的情形，可以儘可能的，詳細細的寫來，當老兄還留在那裏的時候。（淺田方面的情形，我也可以寫一些來。不過，他現在不在這裏。）我現在有空了，能夠有寫信的機會了。

說到有空寫信，這是因為我必須睏眠牀，所以能夠有了寫信的機會。睏眠牀方纔能夠有空寫信，是正筋肉收縮胸腹劇痛，害了痞病的時節。不過，永久有了閑暇的傢伙，卻多在人間逍遙自

在，發牢騷也似乎大可不必。

關於擔任醫務的這個朋友，在稍前的信中，我已經談到，他雖然表示幾多的同情，但是沒有辦法。

“這事情，朋友，這是伍長方面弄錯了。我有點話要說，今天請回來啊！”

這樣的話，不用說，我很歡喜，不用說，我也不覺得可怪。

我於是向他笑笑，表示我的敬禮。不過總使不認輸，終於輸定了。

稍前寫的信，是“青山送葬的那天”，寫好發給老兄的，那天的第二天的第二天，到如今已經二個星期。那天回來的時候，爬上樓梯去，沒有爬到樓梯盡頭，掙扎不住了，又滾了下來，一直以來，全仗龜之子阿婆，照顧我的。

那天在油漆工場上，工作非常繁重。我們把四吋管的鐵管，堆疊而又堆疊，堆疊到十二段為止。

我們彷彿爲父兄報仇一樣拚命堆疊。(說了一句蠢話!) 堆疊到十二段了,手伸上去,接都接不到了。

堆疊完畢的時候,我已經非常喫力,伸一伸懶腰,身子搖搖擺擺的站不穩定。

“要洗一個澡,那才好呢。”

堆疊完畢了,我就脫得一絲不掛,捧着“雞巴”,匆匆的走去了。

洗澡堂的右首,正是鑄物部與修理部,與四吋管的鐵管堆疊到十二段高的第四工場的左首,正有相當的一段距離。(參照地圖。)

並且,要衝進那裏去一次,也是相當的難得的。我每一次衝進去,會馬上想起從前學校裏在書本上面讀到過的“臭氣刺鼻”的字眼。總之,六尺平方的放熱水的水槽,其中有八百多個墨黑的工人,都田雞一樣的,先後跳到裏面去洗,最壞的煤煙,煤漿,由唐車的孔洞裏吹出來黏到身上的稻草灰,鐵鏽,汗汁,油膩,皮膚燙焦以後一層一層剝落的

皮鱗，儲蓄在頭髮上的齷齪，以及混血的鼻涕，（朝鮮的工友們，在熱水的水槽裏面，也不客氣的整把整把的歸那混血的鼻涕，本來不想說到這樣的話，但是這是事實，祇有直說。）……是這樣的許多骯髒的東西，八百多個洗澡的工人每一個人都帶一份來，一起有八百多份，都在熱水槽裏溶解下來。而在這樣的熱水裏，卻像卡乙之步列（註一）一樣，沒頭沒腦的潛下去的……老兄知道卡乙之步列嗎？真像潛入陰溝一樣……這是“洗一個澡”的情形。

這樣的洗澡，衛生方面說，當然極壞極壞。不過，不論那一個工人，臉色板板的並不表示什麼，還是衝進去洗澡，這我以下再詳細的說一說。

有一天，進工場以後，一到規定下班的時候，時候是四點鐘，我照例一溜煙的跑了出來。太陽尚未下山以前，回來一下，這是第一場。

一看，工廠的門口，已經擠滿了人。有的女人，

背上背着自己養的小冤家。大家在門口，烏鴉一樣的，吵得很熱鬧。

“多麼要好啊！”

“唔，唔………這個，哈哈，很要好啊！”

“喂，老兄，你怎麼一聲不響，這樣不糟糕嗎？”

原來，在門口，有許多女人，照例送了盛着菜飯的盒子來了。有些丈夫，規定下班的時間，並不一定回去，所以他們的女人，就把盛着菜飯的盒子送來了。

剛巧，我見到這樣的一個女人。女人把那盛着菜飯的盒子，交給背在背上的小孩，她的面孔，也扭到後首去，看着小孩。不僅面孔扭到後首去，她連嘴唇都拖歪了，她一面搖搖背上的小孩，一面連連這樣的教小孩說：

“嚶，爸爸，爸爸，叫一聲爸爸………叫一聲爸爸………”

（特意這樣的教小孩，說到我的感想，覺得這

是充分的表示她對於丈夫與小孩，是如何的恩愛。)

可是，背上的小孩，卻把拿着的盛着菜飯的盒子的手，不但沒有送給對面的爸爸，並且縮了回來。他的眼睛，瞧瞧這邊又瞧瞧那邊，他說：

“爸爸在那裏？……爸爸在那裏？”

爸爸是明明白白的，正站在他的面前，做爸爸的傢伙，因此就舉了手，指住自己的鼻尖說：

“喂，爸爸在這裏！”

女人到底是女人，她又搖搖背上的小孩：

“這不是爸爸嗎？……嚶！”

可是，小孩依舊還不明白，他重重複複的叫着：

“爸爸在那裏呢？……爸爸在那裏呢？”

到後來，做娘的就很發脾氣：

“真笨呀，你這個小鬼……這不是爸爸嗎！”

然而小孩也很發脾氣，他氣質雄雄的回答：

“這不是爸爸啊……回去啊……”

無論如何，這樣的事情，要是見怪小孩不好，還是應該見怪父母不好才對。且看爸爸的臉，是鍋子那樣漆黑的一張臉。終於女人發脾氣的走了，丟下一句搶白的話來了：

“臉也總該洗一洗啊！”

對於衛生方面說，在這樣的洗澡堂裏洗澡，的確極不衛生。不過，弄到爸爸的面孔，連自己的小孩都不認識了，實在太糟糕了。所以下班的時候，不得不洗一個澡。

總之，那天我洗澡了。洗過澡，身子一定比較輕鬆一些。在我洗完澡正想穿衣裳的時候，手上拿的是手套與另外一些什麼東西，人還沒有爬上水槽橫首的鐵管上去，可是……胸部有些難過，胸部朝向前方彎曲，彷彿是反胃的惡心的樣子，有東西正向喉嚨上衝出來，我把拿着的手套，就捫住了嘴巴，但是衝出來的東西，已經濕透了一雙手套，並

且一滴一滴的向下滴落。一看是紅色的時候，我支持不住的蹲下去了。

“啊呀！怎麼了？”

有一個人，他驚訝了，他急忙一把攔住了我，他的一雙手套，瞬一瞬眼，也像洋紅染過一樣的染紅了。這是那天下班以後的事情。

帶便的說一說，什麼吐血，這並不怎樣的大大的不愉快。吐了血以後，人的神志，倒清爽了一些。

總之，以後暫時到醫務處去。過一些時候，到龜之子阿婆那裏去。隨後我又好好的騎了腳踏車回來，不久，又再騎了腳踏車回去。

第二天，元氣算是大半恢復了，不過自己有些耽心，同時阿婆非常關切的勸告我，因此我就到神田的耶穌的醫院去看看。不知道爲什麼，阿婆也是一個耶穌的信徒。

我打了針，也照過愛克司光線，一個禮服穿得很體面的醫生，大體與我談了以下的一些話：

“你在那裏發財呢？”（他就問到那裏發財。）

“我在工廠裏做工。”

“在什麼工廠？”

“鐵工廠。”

“你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截切鐵管的工人。”

“在平常，你做工的時間，有沒有規定？”

“規定的時間，是十個鐘頭，不過，大致還要做夜工……”

“那麼，做工最久的時間，是幾個鐘頭？”

“三十六個鐘頭。”

“三十六個鐘頭？我問的是你每天做工最久的時間，是幾個鐘頭？”

“啊啊……”

不用說，我對這位親切的醫生，沒有說明爲什麼會勞働到三十六個鐘頭，二十四個鐘頭是一天，怎麼會有三十六個鐘頭的勞働？這些事，資本家明

白，可是連菩薩都並不明白的。後來醫生說的，是要這樣的一些話：

“你不要緊，雖說吐血了，你毋須特別的憂愁。吐了血，比不吐血，也許要好一些。總之，你要暫時停止工作，你非安靜安靜不可以。當然，藥也要喫，不過比喫藥還好的，是保養。你千萬不要憂愁，非心氣和平的保養不可以。再麼，你必須多喫一些滋養分很豐富的，而又容易消化的東西，不注意到這些不可以的。”

天啊，於是照愛克司光線的錢一圓，藥金每星期一圓五分，合計二圓五分，敲了這樣一筆竹槓。自此以後，我閒下來了。

好像我幾時曾經說起，在此就使很少很少也好，要是能夠做下一點稍微有利的工作，死也沒有什麼關係，我有過這樣的心愿。但是，不到半年工夫，就吐了血，真料想不到竟會如此。勉強住在“燻街”（註二）的時候，我是如何的打算到“隅田川”

(註三) 來，希望好好做一些工作啊。總之，如今我暫時休息在這裏。

以上，是能夠把這裏的情形，有了空，可以寄信來告訴老兄個悲慘的原因。到了工廠算工錢的日子，我被革職，那是一定的。手續非常簡單，我非丟開工廠走了我的，那恐怕不能夠呢。

(附記：工廠的地圖，沒有與這個信放在一起，想來已經遺失。由第九個信與第十個信推想起來，這個信上說到的“青山送葬的那天，”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為渡政與山宣二位同志，舉行勞動者農民葬的那天。)

(註一——每篇文章謄譯以前，照例很仔細的先讀了一遍。裏面有許多勞動者時有的說話，與古怪的俗語，以及不少機械器具的專門名字 在手邊的任何字典上都檢不到的時候，就祇有找日本朋友去問。如今自己並非在日本，所以日本朋友很少，因此我要問的，有時候連他們自己日本人

也不知道。這實在困難。因此有幾處，如不取巧的翻譯，那麼祇有不翻譯了。對於這裏的註一，有一個日本朋友說，是開闢河道陰溝的機器上的某一部分的名稱。另有一個日本朋友說，卻是螺螄一類的小動物。究竟誰說的是？祇得都註在這裏，以待日後有機會再來校正。現在翻譯時間，實在太匆促些。想來總不至於以辭害意，爲此一二個字，而有損害全篇文章的內容吧。）

（註二——原是地名，這裏應當是工廠的名字的簡寫。）

（註三——原是地名，與註二一樣，這裏也是工廠的名字的簡寫。）

第二個信

稍前發出的信，我忘記了寫上結論。

老兄請過東京來。我在工廠方面，革職是一定的。（到六月間，因爲徵兵檢查，我得跑回家去，橫直已經革職。）至於淺田方面的位置，那仍然如常的不成問題。如果淺田方面的位置不成問題，幾時

過“隅田川”來與我交換，那怎麼辦呢？我已經不能夠留在這裏，而淺田是又老遠的住在那邊。要調老兄過來，嵌到那邊去，很妥當，是非常明白的。並且湊巧你的太太也是極其興奮的時節，而早一天做也好的事，是不是又正極其重要呢？說到能不能夠早一天做去，那麼一定這邊能夠早些。以後淺田那邊，一有把握，要再更動也可以，這樣決算如何呢？

第三個信

到底怎樣的做好？回信還未曾寄到，我且把這邊工廠裏的情形，大略的告訴老兄一些。

資本系統：

這裏的廠主，名字叫做久保田，這裏的工廠，是很早以前，在一個陷於經濟恐慌的，名字叫做清川的廠主的手上，買了來的。久保田還有這種同樣的工廠，開在大阪，與尼個崎。（那邊的工人，大約三千人。）這個久保田，與其他的財閥，有無何種關

係？這我一點也不知道。由我個人設想，並沒有什麼關係。這是一個股份有限的工廠。

工人：

工人有八百光景。其中有二百光景，是朝鮮人。其中有三十多個，是女人。日本勞動者，與朝鮮勞動者，沒有什麼特別交惡的事情。不過，日本勞動者，實在非常的輕蔑朝鮮勞動者。所以管理油漆工場的可路脫（註一）壺，與洗掃灰塵等等，一些最苦的，以及最危險的工作，都勉強的推給朝鮮勞動者去做。

工人的教育程度，尋常小學畢業的，是最高的程度。報紙在近來，因為沒有印上注音字母（註二）非常不容易讀。（現在據我所知，能夠讀報紙的，不過六個人。這六個人，是尋常小學畢業的，以外的工人，程度與他們差得很多。）工人大多從農村裏來。最多的是從東北地方，與新瀉方面來的，聽他們說的話，多是那些地方的口音。

八百多個工人當中，大約三百多個，或者有住家，或者在小棧房裏寄宿，都住在工廠附近。有老婆兒女的，大抵有家。住家的房子有怎樣大呢？（應當說小到怎樣光景呢？）大概是一間六張蓆子，與一間三張蓆子的房子，連廚房也在裏面。六張蓆子的一間房子，留給老婆與兒女們住，另外三張蓆子的一間房子，就分出來租借別人。來租借的都是這裏的勞動者。要是獨身的傢伙，有的租借這樣三張蓆子大小的房子，有的寄宿在工廠附近的煙紙店裏，與小飯店裏。寄宿在煙紙店裏與小飯店裏的，在三張蓆子的房子裏，要擠三個人，或者四個人，租金每月二十一圓。向有家小的人家租借房子，那要便宜一點，大體這樣，女人幫忙燒飯，送她的錢多少一點，她也接受的。

勞動時間：

早班 從午前五點鐘，到午前七點鐘。

日工 從午前七點鐘，到午後五點鐘。

居殘（註三）從午後五點鐘，到午後八點鐘。

夜工 從午後八點鐘，到午前五點鐘。

照這樣規定的時間，一口氣做下去，是二十四個鐘頭。接着第二天做日工，一直做到午後五點鐘為止，再做十二個鐘頭，合計三十六個鐘頭。要是做了三十六個鐘頭的工作，第二天祇有休息。大概休息了一夜，再休息到第二天傍晚時節為止。（不過沒有好好休息的傢伙，很多很多。我是休息的。三十六個鐘頭的勞動，我祇做了一趟，以後再也不敢去做。）

白天休息的時間，平常祇有三十分鐘，每月一日，與十五日，方纔有規定休息的時間。以外是正月元旦，完全放例假一天。（不過，規定休息的時間，與放例假的日子，仍然去做工，工錢比平常加了一倍。）

工錢：

以時間計算，每日十個鐘頭，可得工錢一圓三

角零五分。

遞增工錢，並無早遲，大家一律。不過，遞增工錢的規定，祇有長期受僱的工人有份，臨時招募的短工，就使做夜工，也沒有份。“臨時招募的短工，並不隸屬工廠的任何工場。”這是遞增工錢所以沒有份的“漂亮的”理由。那麼，並不隸屬任何工場的短工，他們在那裏做工？原來他們在突切工場做工，在水壓部門做工，在搬運部門做工，也在溶解爐那邊，與油漆工場上做工，總之，他們在任何工場做工。他們並不隸屬任何工場，原來他們隸屬全部的工場。所以遞增工錢，他們沒有份。隸屬全部的工場，並不隸屬任何工場，而結果卻說並不隸屬任何工場。對你並不遞增工錢……完全×××的這樣豈有此理的“漂亮的”理由！長期受僱的工人遞增工錢，祇限於突切工場，而各個工場，（由第一工場，到第七工場為止，這七個工場。）分別的包工，其餘又全部包工。在這邊工廠裏，送出去的死

人，與受傷的人，很多很多，因為招募了許多生手的緣故，又因為任憑伍長隨便的指揮。伍長對於長期受僱的工人，不論何時，也同樣的看作糞土差不多的。

“今天，我答應你留在這裏做夜工嗎？”

伍長的手，插入肚子下首的腰間，他走到長期受僱的工人的旁邊，這樣的說。不過長期受僱的工人，他們有他們的意氣，所以誰也不說：“喔，那很好。”於是，那張臉，就扳起令人可惡的顏色，他媽的最後，他就：“我答應你回去嗎？”話就這樣的來了。

說到算工錢，平常規定，每月十五日，付上一個月二十五日起，到這一個月九日為止的工錢，每月三十日，付上一個月十日起，到這一月二十四日為止的工錢。所以，假如九日前後，開始罷工，那麼十五日就不付工錢，給他們完全扣留起來；假如三十日前後，開始罷工，那麼二十四日以後的五日

間，工錢已經完完全全的領來。

順便，勤怠表上印着的標語，也寫在這裏：

正面 愛惜時間。

反面 不勤奮者當心失業。

以外還有二行：

要每天注意到勤怠表，不可遊蕩自誤！

努力做工，做一天，又做一天！

順便，工錢封套上印着的字，也寫在這裏：

一 要是在外邊無謂的浪費，那麼家裏的支用呢。拿回去放在家裏支用，一家都很高興。

二 是流了汗汁換取到手的錢，應當節儉，應當積蓄起來！

工會：

有關東鋼鐵勞動工會（總同盟）。從前，有融和會，與建國勞動工會。這是與“公司方面的經理們”訂了合同組織的。在公司的前面，有一個爲此佈置着的小房子，它的隔壁，是建國會向島支部的

事務所。公司方面並不承認工會的組織，不過公司方面的人，卻有二三個住在工會佈置的那個小房子裏。不用說，這是合同訂好以後的現象，關於合同的話，以後有機會再說。

工作：

第一工場 一千一百吋(不是英吋)到一百吋的鐵管二十個。

第二工場 十吋的鐵管，六(七)十個。

第三工場 六吋到七吋的鐵管，三百十個。

第四工場 四吋的鐵管，三百個。

第五工場 三十吋到四十吋的鐵管，與無頭鐵管四十個。

第六工場 三吋到四吋的鐵管，三百個。

第七工場 三吋到六吋的鐵管，一百四十個。

第七工場，從前說是爲“交通部”鑄造的，三千個。

工作已經做到這樣光景。交通部的標記做上

去的，賺錢三成，由這一點推斷，久保田與交通部長，彼此似乎勾結得相當的要好。

設備：

洗澡堂，照以前告訴老兄的一樣，是有的。可是電燈熄得很早，留下了趕不及時間去洗澡的人，就祇有馬馬虎虎浸了一浸。脫衣所，祇釘了“脫衣所”一塊木牌，除了木牌以外什麼也沒有。大家脫衣裳穿衣裳，都在堆疊着的鐵管上。

食堂，沒有。

通風設備，也沒有。容納八百多個工人的鐵工廠，竟一個大煙囪都沒有。隔着隅田川的對面，那個自來火公司，卻有五個大煙囪。望望那邊的煙囪，着實羨慕。傍晚了，空氣沉重下來了，臭氣很盛，從空中飄落地面，再飄落到隅田川的水面，載沈載浮的下垂，我們就在這樣的空間，忙亂的滾去滾來。“通風設備沒有，不過這樣的空氣是流通的。”在隅田川的旁邊，（就在這裏把鐵管從墊木上滾

去，裝到船裏。)一條不完全的繩梯也沒有。工場的三層樓上的鉛皮，老早已經破壞。冬天了，刀錐一樣的東西，從隅田川水面飛快的刮進來。這裏到冬天，有人就叫做北海道。春天了，春風從白鬚橋上飄過來了，可是，呼吸機關的鼻子中央，馬糞屑與砂泥，老是結成一塊一塊。唐車的內側面，溫度有百把度高，常常有人昏倒。三層樓上的起重機的把手者，疲倦的眼睛翻而又翻的望着各處。與老兄方面相比，無論如何，你們是什麼省立的市立的，到底不能夠比較的。第一，你們雖然同樣的是勞動者，然而你們是官府裏的人啊。(請勿動氣啊。)

鬥爭經驗：

實在可惜，這些我不大知道。當時參加鬥爭的工友，好像還有幾個留在工廠裏，不過捉不住一個與他們談話的機會。曾經有過二次同盟罷工，我祇曉得結果二次都大大的失敗。第一次，是久保田，正向清川收買工廠的時節，與收買同時的，工錢以

後祇有七折，因此大家起來反對。那是舊執行委員一派領導的，遭了間諜的暗算，因此大大的失敗。間諜的頭目，是長茂—那個東西，他現在正在工廠裏做組長。組長在去年春假的遊春時節，因為“背脊骨差一點也打斷”的緣故，到後升為組長的。(所以，今年大家都焦急的，伺候放春假的遊春時節，日子已經決定十五那天，就在眼前了。不用說，我要去參加的，方針已經決定。)第二次同盟罷工，領導的是總同盟，因為碰到歲暮的難關上，結果也大大的失敗。不過，兩方的情形，都不正確明白，且待以後好好的調查一下。

最後，於是工廠方面，就佈置了這樣的司派

(註四) 網：

工場長 { 組長。(組長以下，還有伍長，檢查。) 監督。 純粹司派。

工場長，他的名字叫做小笠原。聽他說的話，

是大阪口腔，想來他是廠主久保田直接委派過來的人。組長是間諜的頭目，就是前面說過的長茂一。檢查大多是工業學校畢業的程度。其中傾向好的，有是有的。說到純粹司派，瞧樣子與我們一樣，他們在工場各處鬼混，不過並不做工。工場長，每一天，可以見到三回四回，不知道爲的什麼，他總是發吼的來來去去。

要是可能的話，尼個畸工廠的情形，請給我調查去。我如今寫了這點東西，已經很喫力。稍停，讓我騎腳踏車去拿了報紙來。

（附記：這個信中所說到的報紙，再參考第十五個信來推測，恐怕是“無產新聞”。那時候的“無產新聞”，是沒有註音字母排印在字旁的。）

（註一——即 Coalter 一字。是用煤蒸燒的時候，變爲半流動的一種東西，其中含有許多化合物，平常多把他做亞尼林（Aniline），與煤燄等等的原料。還是防腐劑，用以塗

漆鋼鐵的表面的。)

(註二——日本文字的基礎，是簡單的。日本的國民教育，是比較普及的。大凡小學校裏唸了一二年書，就可完全明白文字的基礎了。最方便的，是有“假名”，(即字母)，而一般的書報，文字一旁，都印有“振假名”，(即注音字母)，所以能夠照“振假名”唸下去，在日本人，就極容易理解了。

(註三——被職務或刑罰牽制住，不能夠自由走開的意思。)

(註四——即 Spy - 字。是走狗，偵探，便衣警察等等。)

第四個信

來信已經讀到。淺田回來了，因此馬上去找他談話。他也說，已經決定的辦法，很好。就這樣決定吧。

昨夜大風大雨，夜半我醒了過來。我捏了一捏斯乙契(註一)，可是電燈並不發亮。剛巧喉嚨裏面，老毛病又發作，我就摸着爬到房子的角落去。在外

面，電綫被風吹得虎虎的發響，又聽到什麼東西，被風吹斷的聲音，吹起來又掉落的聲音。在漆黑的房子角落，手是摸到壺了，心裏非常不爽快。正有一匹大蒼蠅在着，無論如何總不逃開。房子裏漆黑，想到蒼蠅潛在壺中嘗東西的樣子，心境極壞。

不過，在這邊，我們的伙伴，都元氣很盛。如今要出一種報紙那樣差不多的說明傳單。想買一塊寫蠟紙的鋼板，因為沒有錢買，所以傳單祇有擱着，不知道什麼地方，半新舊的鋼板有沒有？很想便宜一點的買到一塊。

今天，（今天我簡直一點精神沒有啊！）我且寫一點，關於“御用工會”的話吧。

有一天，（我正進工廠裏來不久的一天，）我坐在四十吋的鐵管上，喫我飯盒裏的菜飯，大門的那邊，忽然一片人聲，並且閃出一面旗影。唔——我於是就跑了過去。我望見了，正有一個穿赭色衣裳的人，與一面有白色的菊花與水紋的右翼的紅旗，

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要是說到建國會，這我總算熟識，我記着去年靴子工潮的時候，去拿謝罪書，給建國會的人攆出來。可是，如今這個工廠裏，正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到底他們這批傢伙，日常在工廠裏，做些什麼事情呢？唔——馬上的，我看到有一個傢伙，縱到鐵管上去，唱起歌來了：

“……

爲的什麼……

這裏樹起建國會來……”

一下子工夫，警察來了，警察說：“不准唱這樣的歌！”唱歌的傢伙，就給他帶走了。我們是照常的做工，但是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等一等，讓我調查一下看。

剛巧，在一個月光景以前，工場長是建國會的贊助會員，發生這樣的謠言。

“當真嗎，有這一回事？”

“聽說當真的。他媽的真蔑視我們啊。不是進來進來的勉強加入的傢伙嗎？”

“我是擁護建國會的！怎麼，什麼融和會融和會，不是什麼事情也沒有做過一點嗎？……”

於是，過了二三日以後，那天早上，在門警一旁的揭示板上，附有注音字母的佈告，貼出來了：

“我是建國會的贊助會員，這樣自己標榜自己的人，那是有的，不過我並不是。如今發生的傳說，是謠言。我們正有我們的，正正堂堂的融和會。公司以下的人，要是加入別的工會，或者別的組織，要公司方面收留，決不答應。大家應當同心協力，擁護我們的融和會！ 工場長字。”

要貼這張佈告的，是公司裏的董事。董事一方面要工場長貼出這張佈告，一方面喊出已經加入建國會的會員，一百三十五個人，威嚇他們：“你們馬上脫離建國會！要有不脫離的，革職！”

一百三十五個人，有一百三十二個人，馬上表

示脫離建國會。表示倔強的三個人，當場就革職了，三個人革職了，工場長不算建國會的贊助會員了，所以貼出那張佈告了。

且說公司裏，工場長就召集融和會的幹部人員，喝了一頓酒。

幹部人員，把融和會的打手，馬上召集了三十個人，又喝了一頓酒。

這三十個人，喝了一頓酒，就去搗毀建國會向島支部。

建國會，於是羅列破壞器具，侵入家宅，傷害人命等等罪狀，到官廳裏去控訴這三十個人。於是一方面，在工廠裏有揚起描有白色菊花與水紋的右翼的紅旗，要求恢復三個解僱的三個工人，有人縱到鐵管上去唱歌：“這裏樹起建國會來，”原來爲此。

不論建國會，融和會，兩方面打得一身是血的人，都拖出了二十多個。於是公司裏的董事，又出

來這樣的解決事情：

“建國會也好，融和會也好，務須互相友愛，這一點是應當互相遵守的。明白這一點，兩方發生爭執，實在不幸。彼此原無仇恨，兩方還不攜手合作，這是爲的什麼呢？要是能夠攜手合作，警察署方面，公司裏答應設法和解……。”

融和會，建國會，結果一五一十的都承認和解。

不久，融和會和建國會，就訂合同，開大會……事情這樣告了一個段落的。

公司裏對這一回事情，處置得十分得意。原來，融和會的名譽，一向極壞，可是假如讓建國會單方面發展，那是沒有的道理，所以指使工場長，製造一個雙方聯合的機會，要給他們兩方面打打碎，再聯合一起！

這個“御用工會”，工人每月須繳會費二角錢，發行一種“不定期的”新聞，多餘的錢，與公司所出

的錢，一起都給幹部人員拿去喝酒了。

公司方面的陰謀，是成功了。融和會與建國會，互相訂好合同，打消敵對的行爲。不過，公司方面，也是失敗了，勞動者對融和會以及建國會，兩方面都抱不平，變成對於關東鋼鐵勞動工會的不平，全工廠的勞動者，因此都鬧起來了。

在洞洞上，可以聽到，全是不平的口聲。（所說的洞洞，是有樸路盤的地方，掘下去的洞洞。樸路盤與地面差不多高低，料理樸路盤上的四十吋的鐵管，那不成問題，料理樸路盤下首的四吋的鐵管，那麼就非僂屈腰身不可，爲的不要僂屈腰身，所以掘了洞洞，人就站在洞洞中做工。洞洞很結實，可以容納二三個人。）在這裏，雖然大家不平，不過並非左翼意識的表現，是怎樣的呢？這是濕了水的海綿一樣，出乎自然的全體膨脹的情形。

（附記：關東鋼鐵勞動工會的新聞，我沒有得

到。)

(註一——即 Switch 一字，是電燈關閉的機關。)

第五個信

與一個朝鮮人約下談話，這個約祇有暫且擱下。

我與那個朝鮮人，在洗澡堂裏認識的。他的肩膀像岩一樣，因為熔鐵飛濺，燙到他的肩膀，醫好之後，就留有間白的痕跡。痕跡彷彿一個大鯰魚，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到神奈川去了，還沒有回來。在神奈川，朝鮮總同盟與相愛會，正發生械鬥。相愛會被打得一塌糊塗，朝鮮總同盟也有許多人受重傷。總之，與他談話，祇有保留到以後去再找機會。

今天，卻與另外一個朝鮮人，到淺草去了。據他所說，如此如此：

“在朝鮮那面，土地公司，工廠的廠長，與××

們互相勾結，亂七八糟的××××許多村落。許多百姓，就跑到釜山去了。他們在釜山，受了身世的調查。結果祇准相愛會保證的人，到日本內地來。神戶，大阪，名古屋的車站碼頭，就有穿那長袍大褂的老頭子（註一），出來調排他們：老頭子把女人們分開，其中照例選出五個，五個女人賣去四個，四個女人的賣身錢，留給另外攔下當妾的女人，做衣食的費用。老頭子的癮過足了，當妾的女人也賣去了。他反反復復的做了這麼一手把戲。祇要是女人，不管出嫁過的婦人，不管沒有出嫁過的黃花小女，都不在乎。老頭子發脾氣的話，女人哼一聲，就得大喫生活。在釜山的碼頭上，嘩呵嘩呵的哭聲，如今仍然有的啊！他們以後怎麼樣了？這不知道了，就是可怕的死路一條吧！”

我與他二個人，走進唱安來節（註二）的地方去了

湊巧得很，正有二個女人，走過來了。有一個

女人，穿着長裙，長裙的上首不束在腰間，是束在胸部上的。

“你是十足的美人啊！”

“是美人呀。”

“穿了這樣長裙的，是朝鮮的美人啊！”

“朝……什麼呀，嚶嚶……”

“朝鮮不好嗎？”

“不好呀。”

“那麼不是朝鮮人了。”

“不是朝鮮人呀。”

“真真不是嗎？”

“真真不是呀。”

“是中國人。”

我們很不愉快，就跑出來了。

不清楚是第一次同盟罷工的時候，抑是第二次同盟罷工的時候，朝鮮的勞動者，是破壞同盟罷工的，我聽到這樣說過。平常爲長茂一當眼綫的

人，也有不少。因此朝鮮的勞動者，有多少為他們的奸計所利用去。無論什麼事情，做間諜的人，要做得合理化，那是不會的。不過日本勞動者當時的行爲，在同盟罷工的時候，因為幾個可羞的間諜，把朝鮮勞動者完全驅逐出去，（事實上這是可能的，）這種態度是正以為可羞的。可羞的不是結果，有的是原因。全部的工人，有八百多個，其中朝鮮的兄弟們，有二百多個，一旦有事情發生了，不能夠領導他們成為全部工人當中的最勇敢的部分，那麼還談得到領導勞動者鬥爭啊！

長年受到很壞的影響，不能夠很快的教他們贊成我的話，這有些覺得寂寞。不過，大家精神都好，大家都有鬥爭的傾向。

朝鮮勞動者，對於朝鮮總同盟，與相愛會，都很知道。對於朝鮮的××××的事情，卻一點也不知道。

以後，我們二個人，看到了“忠治旅行日本

記”。這是有趣的東西。

他這個叫做忠治的朝鮮人，他知道自己的命運，對於避免不是必要的系累，細心加以注意這點，對於逃是無論如何要逃的，就使砍他的頭，也絕對要逃的這點，這二點使我很拜服。祇是，他走去了，他的背影，是落葉那樣的飄零可憐。他的背影，是風吹去那樣的吹去了。最後，他墮落了，變成一個擁護現代法律的傢伙了。到賭博場上抽頭錢，或者到什麼地方強制的揩油過活去，這是他必然的命運啊。我們決不會這樣。我們不賭博。我們是要提起大劍，毅然挺身而出，勇往直前的，很好呢！

（附記：是幾時與朝鮮人約下談話的？說到這回事情的信，想來是遺失了。）

（註一——不是年紀老的人，這裏是頭目與乾爺的意思。）

（註二——日本歌謠的一種。唱的人一邊彈琴，一邊跳舞。）

第六個信

在西淀川的朝鮮人，說是很少的，這是謊話。說是很多的，這倒是真的。且調查一下看。

今天，因為有點事情，我曾經到工廠裏去。

我到賣牛肉飯的，那個飯攤的阿姐（註一）那裏，去會一個人，走到一看，不料賣牛肉飯的飯攤，已經沒有。在大家放腳踏車的那個地方的橫首，以往我們常常在飯攤上喫東西。飯攤上的那個阿姐，年紀祇有十五六歲，她總是用手揩揩鼻子，給我們送了餛飩麵來。這個阿姐的手，彷彿雞的腳爪一樣。說到工場的女人，祇有這個阿姐，與鐵管檢查工場的三十多個做工的女人，這些都是平常的女人，卻不可以說她們是一批好看的東西。這個阿姐如今不在。不僅阿姐不在，連賣牛肉飯的飯攤，也已經無影無蹤了。聽說欠了公司裏的房租，被趕走了。不是什麼地方都見到貪婪不止的公司方面的

兇狠行爲嗎？

“那麼，唔，牛肉飯不是沒有喫了嗎？”

“噯啊……趕到第四工場的後首去了，那邊的板圍上，有一個洞，從洞裏出去。”

繞到第四工場的後首一看，果然是這麼一回事。那個可憐的，手象雞的腳爪一樣的阿姐，從那裏越過鐵條網，（那裏有鐵條網佈置着的），正在動手搬場。

（附記：第三個信上，寫有“尼個崎工廠的情形，請給我調查去。”又寫有受信人所在的地方，“你們是什麼省立的市立的，”參考第十一個信，寫有關於“工業試驗所”的話，因此可以推斷這個信上寫到的西淀川，是大阪市西淀川區，受信人在當時，想是住在西淀川區大仁街的“大阪市立工業試驗所”裏的吧。）

（註——指女僕館。日本的店舖，多用女僕館，是婦女均

普遍的職業。這不與中國的社會相像，似乎大多另有一種浪漫的意義存在着。）

第七個信

今天，我愛起野雞來了。當初我躺在眠牀上，吹着口笛的時候，我彷彿覺得有誰正應和着我吹口笛，很古怪的這樣想到，就檢查一下看，於是在房子外頭的角落上，找到一隻野雞了。我就開玩笑的伸開手臂，嘩嗒一下打到她的肚子去，我愛上了她這個傢伙啊。

吹了一陣口笛，以後我讀了一本×××××團的規約與綱領。在“××家的任務以及對於他自己個人”的第一條上，是這樣的寫着：

“所謂××家，命運是這樣的被決定了。在他自己個人，並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在他個人的事業，個人的感情，個人的嗜好，個人的財物，個人的名譽，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關於他的一切，絕對

的祇有唯一的厲害關係，祇有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熱情，除非充實××之外，什麼都在乎的。”

我又記起三個伙伴的事情了。這三個伙伴，已經統統死了。我親眼瞧到他們死了。

有一個伙伴，是被樸路盤上的鐵桿上的皮帶，捲了上去軋死了。他的身子，從那除非老鼠就通不過去的天花板上，什啦什啦的塞進去拔過去，閃一閃眼之間，從半空中掛了下來，正以為掛住了，破碎的工作服，卻又纏在皮帶上拖了下來。肋骨斷了，插到胸部的外面了。

有一個伙伴，是在起重機之下，給那搬運的鐵管，撞死了。起重機的把手者，因為過度的勞動，非常疲倦。因此三十吋的鐵管，一尺一尺的向前搬運。鐵管砰的撞中他的背脊，他祇唔得一聲，就此一下撞死了。

還有一個伙伴，那是德國的新機器，正運到的時候，他去背機器上岸，因而遭了禍。那個不懂事

的王八，就是那個監督，（縱然他懂得工廠內部的一些事情，然而水上工作的底細，是如何的？他那裏懂啊！）因為他固執的要把繩索勉強繫住，船就翻了跟斗，機器都沉到水底去了。機器費了六個鐘頭，總算打撈起來，但是打撈起來的人，肉浮面腫的已經死去。這是監督殺死他一樣的啊！

我們大家，為三個死了的伙伴，每個人送了二角錢喪禮。我們決定，由我們大家來，用我們大家的名義送去，正要這樣辦的時候，伍長卻伸了頭來，他說這由大家的工錢上抽出，公司方面代為送去。我們當然反對，但是反對不了。公司方面的王八，以為那像公司方面送去一樣，他們會做出那樣的一付面孔吧。或者，從我們的工錢中扣了一部份，拿去當做受傷的手續費也未可知！

三個伙伴，都是很好的勞動者。他們是強而有力的勞動者，我不知道的事，他們知道得很多。

從“孀町”被驅逐以後，跑到這裏來，再混入工

廠，我相當的用了一番苦心了。進工廠以後，在伍長的前面，極力的節制我的脾氣。做了遞增工錢並沒有份的短工，我也一聲不作的忍耐着。在此刮得皮膚龜裂的這邊的北海道，整夜的夜工，也做了。在做工的時候，望着一定的時間燒得通紅的熔鐵爐中的大火，我的心無論如何激烈的起跳啊！

如今我暈着，記起全體工廠的那種震天響的聲音，與沈重下垂而來的臭氣刺鼻的煤煙，以及從三層樓上吊下來的起重機，溶鐵的表皮，撲路盤，運貨車，以及一種比什麼熱還要熱的，乾燥室中的熱極熱極的熱氣，記起了這些，我的神志實在迷惑了呢。

在工廠裏，像樣子的報紙還沒有。關東鋼鐵勞動工會，就那麼的擱着。日本勞動者，老是侮辱朝鮮的勞動者！確實的，我不到那裏去是不行的。三個很好的伙伴，死去了，但是……我們要送喪禮，要我們大家的名義送去，都辦不到。而我如今又正

在喝這種眼鏡牌的魚肝油。

粗粗鑄好的黑色的鐵管，先用小鐵錘，檢查它是否堅實，是否有別的什麼毛病，再麼經過水壓的試驗，如果不中用的東西，破裂的東西，統統拋在鐵管檢查工場上。革命隔天爆發了，那些女工們的小鐵錘，也許先錘打到我的肉體上來也說不定。那時候，我的肉體，沒有別的什麼毛病，可是也許連頭到腳着着實實的來了一次水壓的試驗吧，會不會這樣啊？

如今我睏着，手脚上的老繭，與皮膚上由於勞動因而生長的肉刺，他媽的過了一些日子，漸漸褪去了。磨壞了的指紋，他媽的也恢復了。他媽的全身的骨格，他媽的也越來越佝僂起來了。以我的肉體，決定我的命運，難道還不正夠嗎？

第八個信

左翼社會民主主義者，算得什麼？

比如說：

“衣裳穿得單薄，要傷風的！”

“不會傷風的。”

“傷了風，不要悔。”

“他媽的不管這些。”

於是，稍稍有點傷風了，就很得意的說了：“看啊！我同你說過啊！”但是，喝了一點藥，醫好了，因此又幸災樂禍的說了：

“哼，嘔人！爲什麼祇稍稍的傷風一下，你傷風到死去才好！”

爲此，一邊就發脾氣的回答：“那麼弄你傷風，你不要大驚小怪！”如果傷了風，那麼……

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了，照豫料的我是革職了。明天是工廠裏放春假去遊春一天，不過我一定要去參加。我藥喝了，雞蛋也喫了，這樣那樣的麻煩不了。身體比較的好一點了。祇是龜之子阿婆，再親切沒有的阿婆，她說：“藥喝了不見什麼效力

呢。”因為對於病人太親切的緣故，因此她常常嘖嘖咕嚕的發脾氣。

第九個信

四月十五這天，太陽正光輝燦爛的，照耀到東京的空中，隅田川鋼鐵廠的勞動者，一早都醒了。他們都極有元氣，在眠牀上翻起身子，隨後欠伸一下。這種欠伸的時間，卻是一年比一年長久的。

是上午九點鐘光景，他們從各方面跑來，聚集在一處了。最先，他們沿那滿是垃圾的工廠周圍，出發了，再麼，從隣川的淺草渡過白鬚橋去，再麼，從賣淫街的玉之井，從未建築完成的隅田川公園，沿隅田川浩浩蕩蕩的前進。

他們是都用心周到的，收拾得整齊一些了。（這是很難得的啊。）平常分不清是男是女的，穿了污黑的白布工服的，鐵管檢查工場的女工們。如今頭髮梳了起來，也穿了一身有前有後的衣褲，儼然

的相似一個蠻神氣的老板娘了。

在附近的一帶工廠，已經開始午前的工作了。對岸的東京自來火公司，煙囪已經噴着煙，另一方面，從本所一直到深川，又一方面，從淺草^{アサ}到日暮里，到三河島，大小無數的煙囪，也競爭似的噴着煙。於是，凡有煙囪的地方，這邊也好，那邊也好，與煙囪爭奪威勢似的，是大小無數的汽笛，無不繼續的吼出牛一樣的，狗一樣的，老虎一樣的淒厲可怕的声音。

煙一直噴到高高的空際，汽笛的聲音，也一直衝到高高的空際。在煙與汽笛以下的東京都會，證明它已經完全蘇醒過來。但是，煙與汽笛聲浪的交混之下，空際隨即漸漸的陰沉，不到一回工夫，太陽漸漸的變小，光輝也漸漸的淡薄了。所以，有人正這麼想也未可知：“說到都會這個東西，當它正蘇醒過來的時候，就顯得它是如何的疲倦了。”

不過，今天的隅田川鋼鐵廠，正例外的特別了

一點。一羣一羣跑來的勞動者，不論是誰（就使面孔是青黑色的），大家都很有元氣的一張笑臉。就在昨天，是他們算工錢的一天。而今天，是一年祇有一回的放了春假去遊春的一天。

在隅田川鋼鐵廠，每年四月中旬，是照例放了一天春假去遊春的。今年的主持者，是“御用工會”的關東鋼鐵勞動工會，公司利用他，爲要打消這邊的勞動者，平常積而又積的氣忿，怨仇，以及其它的不平的事情，因此在一年之間剝削所得的金錢當中，抽出幾千萬分之一，用這一點錢，今年是買了以下的一點東西，分發每一個工人。

月桂冠（註一）	二合瓶	一瓶
三矢牌蘇達（註二）		一瓶
什景飯盒		一個
遊春手巾		一條
達磨船的租錢		若干
運動會費		若干

勞動者，是很擁擠的來了。要是光棍，就一個人來；要是二口子的，就一對兒來；有家屬的，就帶着家屬來。

如今像從前那麼板着沒有什麼表情的面孔的工人，是沒有了。一批女人，都搽了粉；姑娘兒們，連用紙條打辮子的，也混在裏面。於是朝鮮勞動者，彷彿菩薩開光的日子，像吹打手，頭上紮着打成三角結的手巾。

他們當初自自然然的在工廠機構以內的廣場上，集合起來。他們願意趕快的出發，所以有擲（註三）擱到肩頭的董事，與工會的幹部人員，接接連連來了花頭翻新的演說，說了一些什麼，他們聽也沒有聽。他們有的吹着口笛。有的向姑娘兒們打俏眼，有的沒有喝酒，已經像酒喝醉一樣的情形。有的卻很投機的互相談笑着。有的正談論到下一年的春假，打算怎樣怎樣。有的正在私下相議，如何對付伍長，以及其他的一批壞蛋。有的因為自己

最最要好的人，祇限於一年一天的春假，而他偏沒有來，正在無限的可惜。有的也與沒有十分相熟的朋友，打算結為痛癢相關的好朋友，正在開始親熱的交際。

到規定的時候了，他們就分成幾個隊伍，又陸陸續續的，趁到達磨船上去了。

嘩啊的一下，歡聲大作了。長長的達磨船的行列，已經由那卜卜卜的蒸汽機曳着，向前開動了。

在最先頭的船上，是僱來的音樂隊，他們也開始吹起意氣揚揚的調子了。

“煙已經沒有，
雲也已經吹散，
……”

於是喉音自負的傢伙，唱歌了。歡喜喝酒的酒鬼，也喝酒了。墨黑的水色，以及水中發出來的一種特別的臭氣，彷彿也不覺得。平常那邊有許多水鬼一樣的誇耀搖船的身手靈活的學生們，也看不

到他們倨傲自大的神氣。覺得有點奇怪的是，從船上望到岸上，岸比水面稍稍高出一些，而岸上的房子與工廠，異樣的彷彿做夢時候看到的那樣，平常非常辛苦的勞動之中所得的苦悶，無論如何也一古腦兒忘卻了。水面是鬧熱的私語的聲音，空際以及岸上，倒像冷冷清清的毫無動靜。

這是否是自然的偉力，為資本家所利用，像催眠術一樣，把勞動者催眠了啊！勞動者們，的的確確的已經漸漸的醉了，為春風與音樂隊的音樂一吹，吹得有些飄飄然了。他們的心頭，平常對於伍長組長的怨仇，對於永遠做不完的辛苦的勞動，祇想痛哭一場的鬱悶，與窮人的悲哀，以及勞動者們應有的遠大計劃，都漸漸的模糊了，淡薄了。要是以下的情形不發生，勞動者們的今天的計畫，（這準備了個把月的計是，）也許成為泡影了，不過，勞動者在陸上，到處都是。他們都注意他們的機會，沒有機會，就創造機會，親眼見到陸上到處都是的

這種樣子，於是，他們眼睛眯攏的，又睜開了，衰弱的，精神又恢復了，萎靡了的，又振作了。

剛巧，船朝日本車輛公司的前面，開去了。日本車輛公司的勞動者，正喫完午飯，休息着抽煙。有的正在談論女人的事情，有的正爲從前的同盟罷工，發生大大的爭辯。那時候不知道是誰，他大聲的喊了起來：

“看啊！”

忽然，他們騷動了。

“喔喔，遊春啊！”

“是那裏工廠的？”

“是‘隅田川’啊！”

有人聽錯了，以爲正問到是那裏去的，因此他糾正方才那個人的回答：

“是荒川啊！”

“他媽的，望着這邊笑啊……哈哈！”

接着，又有一個男人，大聲的喊了：

“去鬧一下助助興嗎？”

他們就跑着來了。他們像是一個一個的皮球，直向川岸滾來，像一片黑山的聚到岸上，他們揮手的揮手，揮帽子的揮帽子，把帽子戴回頭上，（正戴了帽子，對岸又跑着來了許多人。）他們又聲音剪齊的大喊了：

“嘩啊！”

“用點兒勁啊！”

船都意外的驚動了。

每一隻船上，載了百把個人，大家一齊的望岸上看，有的互相推扳着身子，有的樂得起跳，有的搖動大的旗子小的旗子，有的裂開嘴巴笑，有的把空酒瓶打到水裏去了。

“噲！”

“嘿噲！”

“謝謝你們！謝謝你們！……”

有的又高興得唱歌了：

“高高的豎起啊！把我們的紅旗！……”

爲此每一隻船，都搖搖擺擺的蕩動了。望着水浪一大排衝到岸邊去，他們又歡聲大作了。要是船不向一定的方向，（朝向岸與他們的視線，成爲一個直角了。）不向前開去，他們一定會跑下水裏來了。

不久，船是向鐘紡紗廠開去了。紗廠裏的工人，也剛巧喫好午飯，正在休息。那許多女工，不用說，馬上的望到了。

“春遊的人呀！”

“那批傢伙多麼作樂呀！”

“是那裏工廠的？”

“是‘隅田川’呀！”

“去鬧一下助助興嗎？”

那些女工，也都紛紛的跑着來了，喊起來了：

“嘩啊！”

“嘩啊！嚶！”

那些都是年紀還青的，身子也小巧的女工，她們都穿着白布工服。無論如何，女人是女人，她們的喊聲，是女性的喊聲。

隨後，船開過日本製靴工廠。

又開過日本皮革公司。

又開過火力電氣公司。

這許多工廠，都在隅田川的右邊岸上，至於左邊岸上的，那是許多什麼工廠嗎？

先是日本紡績工廠。

其次，是共同毛織工廠。

其次，是南千住製作所。

其次，是富士造紙廠，

其次，是肥料製造廠。

其次，是……

還是就此止住。我一心想寫得好一點，但是愈寫得彷彿愈加繁瑣。總之，我們意外的受到這樣許多工友歡迎，我們感動得眼淚都擠了出來。雖說，

肥料製造廠是那樣的臭，南千住製作所並沒有工人出來，火力電氣公司的工人也祇出來十多個，但是，他們是不得已的，他們正有他們的緣故。

出來見面的諸位工友啊，我們實在感激！沒有出來見面的諸位工友啊，你們的緣故，我們很明白！諸位工友的好意與熱情，我們要報答的，今天的情形，一定的，一定的，不會忘記的！我們的時代是快到來的！……

我們的船，開荒川堤邊了。松枝搭成的牌樓，掛着花做的匾額。我們上了岸，到運動會的會場上來了。

做了資本家的一批赤老，想借此放春假遊春的機會，取得勞資協調的結果，隨便他們取得這種結果也好，我們全部工人，卻分爲幾個隊伍，趁了幾隻船，來到荒川堤上的櫻花樹下，或者唱歌，或者做拔河的遊戲，不是很愉快嗎！

在那邊，上自董事，下至檢查工人，是這些人

們。

在這邊，連七個工場的短工，以及全部工人的家屬也在其內，是這些人們。

不過，我個人，卻十分的糟糕了。一則因為過於吵鬧，再則不知深淺的喝了許多我不會喝的日本酒；我喝醉了，到今天計畫實踐的時節，我非睡到草地上去不成了。而喘着氣回到住處了，龜之子阿婆又責罵我了：“病人還要——呀！”但是，遊春時候的那一回事，是確實的成功了。明天一定趕快召集伙伴們開會。

(註一——酒名。)

(註二——用林檎製造的，含有酒性的飲料。)

(註三——日本衣服，袖子寬大，作事非常不便，所以必須用帶子作×形，圍到兩隻肩上，這種帶子叫做襟。)

第十個信

老兄那面的支部，怎麼樣了？

與我送出遊春報告的同時，是早上七點鐘光景，淺田被他們做去了。在那邊，了不得的危險，倒還沒有，所以我就飛快的馬上到雜司個谷方面，去看看那二三間房子。事情我不大清楚，彷彿發生了第三次的檢舉。我這方面的工廠，倒一點沒有什麼。

（附記：由第九個信，與這裏的第十個信，推想到“第三次的檢舉”這句話，我以爲是指一九二九年的四一六事件的。由此可以明白，這些信，就是四月十六日前後那一個時期所寫的信。）

第十一個信

說什麼。那樣的事，絕對不會有的。

原來老兄優柔寡斷啊！工業試驗所，到底那是什麼？那是資本家直接統治的機關。要是發明了什麼，那麼資本家，就等着收買。收買以前，估量能否

賺錢？或者怎樣？就交給工業試驗所去檢查。算盤上一算，如果能夠賺錢，那麼才真的收買。隨後就開新的工廠，開始新的榨取與剝削。

正是如此如此的工業試驗所，所以包括着任何一種工廠，雇用着任何一種勞動者。雇用的勞動者，並且完全是熟練的工人。這樣的工廠並不直接生產商品，勞動者的工錢，也比較要好一點。所以，在此似乎看不出階級對立的情形。勞動者都已經上了年紀，已經有了老婆，養了兒女，並不希望怎樣的出頭，祇打算平平穩穩的渡過他們的後半世。要是聽到同盟罷工不利的消息，他們就會扣起外套的鈕子，打算溜走的。在那樣的地方，打算怎樣呢？活了三十五年了，老兄的心頭所覺悟的，難道還不是一個勞動者嗎？

老兄有那樣一個結實的身體。已經活了三十五年，肺病是不會再生的。老兄做過盤旋工人，做過製圖工人，做過打石工人，做過鑄造工人，連飛

機的這樣那樣，都知道的。老兄對於東京，大阪，長崎，木曾，福島，羽田，津田沼，這許多地方，都熟識的。老兄對於各地方的各種勞動者，都明白的。勞動者把握到這些，實在是把握到最大的武器。那麼，老兄想帶走武器，逃避開去不是呢？“武器是最上等的。”你不要把自己看輕啊！

第十二個信

來信已經讀到。以前說的話，請不要計較。不過，這是老兄不好。你再很好的寫一個信來！

第十三個信

我的爸爸死了。

爸爸二年以前為止，一向在岡山區的山窟裏，當小學教師。二年前起，腹膜生了毛病，如今終於死了。我家裏祇剩了二個人，一個是娘，一個是妹妹。爸爸的毛病，弄得背脊與大腿爛了，據說在半

瘋狂的狀態之下死去了。

因為要請鄉村公所出錢，為此叫我把必要的委任狀電送過去。娘不會寫字，來信是妹妹寫的。這個妹妹，我已經十二三年沒有見面。徵兵檢查以前，還想住一個月再離開這裏，然而如今決不定到底怎樣。這個，在這裏是很健全的，（我不住的時候馬上通知老兄。）那邊請趕快豫備好！到了這裏假如有不清楚的事情，那麼拜託龜之子阿婆，她一定可以在工廠裏找到適當的人來彼此一談。

第十四個信

我決定明天一早回去。

今天工作方面豫先做好交代。再麼，到伙伴們爲我而開的送別會去。

送別會結束以後，我一個人到工廠的橫首，去兜了一圈。六吋的鐵管，有接口的與沒有接口的，互相構成天下無比的圍牆，我再反復的看了一番。

可愛的工廠啊！說是資本家久保田那個傢伙，把你當作私有的財產了啊！可是，在我們想，你是我們的，不是我們以外的任何人所私有的啊！……

隨後，我繞到本所公會堂去望一下。去年十二月，勞動者農民黨結黨大會的時候，這裏是哄動一時的。

我在公會堂的前面，一邊走一邊說：

“嚇！圓的屋頂！把你弄得很有名氣的，是我們啊！這你恐怕並不知道，而我們如今卻是多麼的痛苦啊！……”

他媽的，我眼淚都吊下來了。

龜之子阿婆，與工廠以內的準備，已經一切準備妥當了。祇等老兄過來就是了。

淺田還沒有回來，這邊的事情，等着老兄過來，與大家共同聯絡好做下去。（這不是一個人做得了的事情。）淺田已經有了老婆。老兄日後見到她的面，恐怕要大大的喫了一驚，不過，如今很忙，

不及寫到她這個女人。

這邊要付一部分房租，(三塊多錢)，以外還要向當店裏去付一點利息，拜託你。(摺子放在桌子右邊的抽屜裏。)與這交換的，我把桌子與書報，稍爲擱下一點。打電報很貴，我沒有富庶的錢。一拖二挨，恐怕連路費都弄得沒有的。回家以後如何呢，這我也不能夠豫先知道。

第十五個信

好久沒有通信了，很對不住。反動的狂風暴雨之中的東京，又再英雄的活動着吧，我記望着。

我這邊的村落，是山野的荒僻地方，是陸軍的牧草地帶。

爸爸的葬事已經辦完，連鴨尿臭的扶助料(註一)也拿來用去了。

我的妹妹，倒長得交關漂亮。

徵兵檢查，還沒有到時候，(我不會合格，這是

可以料定的。)我與幼小時候的三個朋友，(都是佃戶人家的兒子，)大家會在一起，曾經商量過。但是，怎樣去做纔好?不大清楚。以爲入伍去發宣言，也不壞，不過又以爲祇有這麼一着，也不中用的。(日俄戰爭的時候，俄國的俘虜，有許多帶到日本來。布爾雪維克向他們宣傳，曾經用過許多不同的方法。俘虜當中，有的後來加入美國國籍，住到菲列賓做醫生，他在菲列賓就組織留日的俄國俘虜的慰問會。慰問品中，都夾有宣傳的文件，送到日本來。日本的陸軍部，把慰問品隨即分配俄國的俘虜。其中的傳單，據說先由日內瓦送到美國，由美國送到菲列賓，再由菲列賓送到日本來)與這些事情一比，那麼我們對於入伍兵去活動的方法，實在是外行手藝呢。原來，我們是資格很嫩的外行手藝的工人，說到除開這種外行手藝以外，簡直什麼辦法也不知道，這真有些糟糕。例如我們在工廠裏，以我發生關係的範圍而論；能夠讀報的祇有六

個人。救助會的會員祇有六個人。而且是同樣的六個人。這真有些糟糕。例如工友山田死去的時候，打算捉住喪禮的問題，掀起什麼的或者一般的救助問題，打算爲此對於公司的“御用工會”關東鋼鐵勞動工會，提出我們的要求，這些都祇想想而已。然而，如今在山野的荒僻地方，隨我怎樣說來說去，也是沒有辦法的。我身體很快的好起來了……（大半好了……我出去的。）

現在，是請帶信的少年朋友，等住我寫這個信，所以，雖然想寫的很多，祇得就此止住了。

祝努力鬥爭！

見到另外的伙伴，請把我寫的一些話，告訴他們。

我們勞動者握手。

（註一——即官吏遺屬所得的撫卹金。在這裏，大約是發信人的爸爸，曾經當過小學教員，按照日本的制度，是文官的地位，所以他死後，家屬可以領一點撫卹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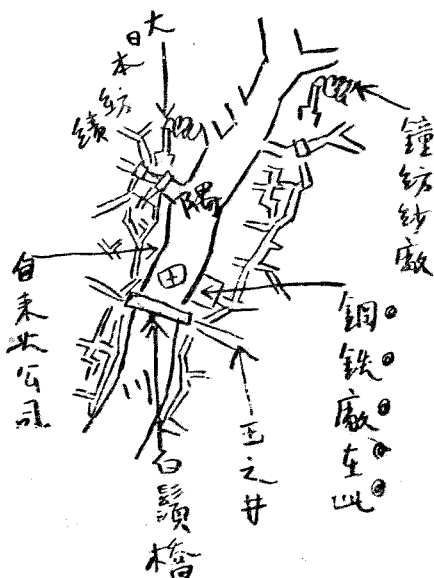
寫在後面

對於以上這些信，發信人所在的工廠，到底是那裏？這使我長期間的發生很大的興趣。有一天，我披閱一下東京的地圖，隨後就跑出去了。因此發信人的工廠，（我設想中的工廠，）證明明確的在什麼地方，信中寫有“六吋的鐵管，有接口的與沒有接口的，互相構成天下無比的圍牆，”那天下無比的圍牆，的確端端正正的豎在那裏。一點不錯，明明白白的，這是“隅田川鋼鐵廠”。工廠的地位，看左首所畫的地圖。

我在當時，對於工廠內部，到底又是如何的情形？很想進一步的馬上調查一下，但是，這不成功。到今年的三月月底了，我才知道去年年底在這工廠裏，有過一次同盟罷工。這在一九三〇年三月號的，產勞時報的同盟罷工的統計表上，有的記載着。這次同盟罷工的原因，與鬥爭經過，以及結果

如何，這我現在還不明白。讀到這篇小說的朋友，假如有“隅田川鋼鐵廠”的勞動者，一定請告訴作者許多！

一九三十年，五月，十七日，時在京都。



砂糖的故事

說一個關於砂糖的故事吧。

一個秋天的黃昏，有一個龍鍾的老頭子，從高坡的上首那面過來，一直向斜谷下面的街路跑下去。

老頭子的頭上，戴着一頂毛簇簇的呢帽，身上穿一件蹩腳的黑色外套。蹩腳的黑色外套，腰間太大了一點，掛肩卻小了一點，所以兩隻手都籠在袖口裏面。老頭子的兩隻手，因為沒有伸到袋子裏，而是掛在身體的左右兩旁，於是一面跑，一面擺着兩隻手，手一擺一擺，擺得很費勁的跑下去了。

老頭子跑到和尚寺的前面。他站住了腳，朝天空的那邊一望，祇見大棵的櫻花樹，豎在晴朗的黃

昏裏。櫻花樹的樹葉，已經血紅了；其中也有些還沒有紅透，稍微帶點黑色，一半以上又都像網兒一樣的有着裂縫。老頭子好像正要說什麼話，他張開了他的嘴巴；但是在一陣異常刺耳的鈴聲中，他又喫驚的把嘴巴閉起來了。

“哦！喂……哦！喂……”

老頭子這樣的叫。一輛腳踏車，幾乎撞住他的袖口，飛快的騎過去了。

“哦！喂……哦！喂……”

老頭子張大嘴巴，眼睛送着騎過去的腳踏車。由他的眼睛的神色看來，好像說：“唔，怎麼的啊！”眼睛的神色慢慢的變了，終於又好像說：“哼，到底太不成樣子了！”老頭子的雞皮皺褶的眼睛，翻了幾下，又繼續的撐開脚步向前跑下去。

老頭子跑下去，跑到一升藥店的前面，這是正要轉灣的地方了。想是恐怕又會給腳踏車撞一下，所以他先伸長頭頸，向那橫在面前的街路望了一

望，似乎決定不會碰到腳踏車了，老頭子方纔拖着身子，轉了灣，再向前跑去。

在這條街路上，兩旁的每一份人家，都正在豫備夜飯，所以這邊那邊正忙得起勁。街路兩旁有的是賣點心的鋪子，賣魚蝦的鋪子，賣蔬菜的鋪子，賣酒賣肉的鋪子，情形彷彿的與小菜場一樣，一些買東西的當家女人，擠滿了每一個鋪子的狹窄門前。

當家的女人們，有的穿着整潔的衣裙，前襟與衣袋上面，鑲着花邊。有的一頭的頭髮，十分的蓬亂，背在背上的小兒女，一拉着她的頭髮，於是就聽見那女人大發脾氣的聲音。

在各個鋪子裏面，排列着的東西，有的是煮豆，海帶，橘餛，熟的鮭魚，（註一）三條四條搭成一碟的小章魚，染得緋紅的章魚的腳，筍乾，冬菰木耳，以及各式各樣的蔬菜。“請進來！”鋪子裏面喊出這樣神氣十足的聲音。“一，二。一，二。……”這

是店員們忙着數東西的聲音。“不要動啊，寶寶……”這是母親們照管小兒女尖銳的聲音。左右前後，伸着光緻緻紅潤的手臂，在第二節手臂上，用橡皮帶子扣住衣裳的袖口，手向那低凹的骯髒的所在伸去，扳扳醃着的鱈魚，扳扳寫上了價目的木籤。以外是什麼東西着了水的聲音，與小兒女們啼啼哭哭的聲音，以及辣椒的氣息等等，七七八八的混成一片。一切都很雜亂，不僅人們這樣，連蘿蔔與魚子，也都十分興奮似的。老頭子就向這樣的一條街路跑下去了。

老頭子避避閃閃的跑下去，爲要不至於陷入這樣緊張局面裏去的緣故。要是不當心一些，老頭子恐怕馬上就要弄糊塗了吧。所以他凝神鼓氣的，眼睛也不敢向左右隨便看看的跑下去。他好像說：“對不起！對不起！我是不是到這裏來買東西的？……我好久沒有來了……日子短得多了……要是回到住處去我也預備喫夜飯了……夜飯是有得喫

的……不過還不覺得十分的飢餓……對不起！請讓我跑一跑啊！”

但是，老頭子的眼睛，終於掠過一種裝潢美麗的箱子，箱子中央正盛滿膏似的東西。老頭子隨便看了一眼，心裏卻這樣的想到：“啊，嚐一嚐鯛味噌（註二）的滋味也好！”一下想到這裏，老頭子的眼睛，立刻又被那旁的另外一種東西刺了一下，那是幾枚蕪菜的薄片，用綠色的海帶卷着，大小大約一寸五分光景。這樣的東西雖然浸在冷水的水底，但是連水也似乎極有滋味。老頭子可不知道那叫什麼名目，然而心裏卻這麼想道：“那一定很好喫的吧！”

老頭子全身突然一怔，在袖子裏面，手又緊緊的握成拳頭。他把殘留着沒有掉落的幾個牙齒，緊緊的咬住，舌頭卻舐着天堂，很用勁的舐了又舐，舐了又舐。他不忍跑過去，慢慢的，但是終於跑過去了。

老頭子沈下肚子，圓圓的拱起背脊跑去。這是活了多少少年月以來，老頭子自己發明的一種跑路方法，因為挺直身體跑路，那麼吊掛起來的空肚子，就要非常的不好過。跑路不挺直身體，肚子裏的胃袋就像安安穩穩的托在手掌中心一樣，無論如何飢餓，也忍得住一些。老頭子穿過買東西的當家女人們的人羣，跑到靠近橋腳的地方來了。

有三個帶小孩子的丫頭，正在玩着。三個丫頭都穿着短衣服，背上背着小孩子，嘴巴“啊……啊……”的叫着，又互相抖着背上的小孩子給大家看，小孩子因為這種簡單的玩法，都快活的不得了。因此三個丫頭，一點也沒有留意到正攔住了老頭子的去路。

老頭子不曉得怎麼辦好了。

這麼一個為難，倒把老頭子剛才在鋪子那邊帶來的痛苦，解開了，忘記了。

“對不起，喂！”老頭子說。

“哎呀！”

有一個丫頭，以為這“對不起，喂！”是一個年青男子說的，因此打算回敬一句當面發落的話，很有姿勢的掉回頭去一看，可是見到的是一個龍鐘的老頭子，也就一聲不響的讓他跑過去了。

老頭子跑到小河前面，轉了灣，跑過橋，再跑到一處小格子的門前，停住了。

老頭子把手伸出去，在格子門上拉了一下。這扇破壞的格子門，剛剛上首拉開了一點，就軋住了，要想一氣拉開，然而不成功。於是重行推攏去，再拉一次，這次總算輕輕一拉開，老頭子就跑進去了。老頭子慢慢向房子的右邊跑去，臉上才得出一絲的愉快，可是忽然又憂容滿面了。

“啊！不是老阿爹嗎？”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正用掃帚掃着蓆子，她停頓着，聲音很清脆的打一個招呼。老頭子的臉色，又才愉快起來了。

老頭子微微的笑着，一手抓住頭上的帽子，跑向堂前去。

“請你稍爲等一等呀！”

重復揮動掃帚的主婦，一半又好像對自己說：“讓我掃掃完吧。”於是把席子上散亂着的一些碎東西，一面急急忙忙的向廊外掃去，一面又說：“好久沒有見到了……啊，發過神經痛的毛病嗎？那真不得了……啊，那個，啊……我等你來等得很久了，我以爲總要來的時候了……啊，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婦快步的跑過去，取下掛在廊下水鉢上的揩桌布，很忙的揩着走廊的地板。老頭子雖然想說話，但是主婦好像說：“慢一下再說。”她很忙迫的做完了工作，把揩桌布掛到原來的地方以後，就用圍腰的布裙，揩乾了手，門邊有三個墊子重疊着，她順手拖了一個墊子，擺在走廊上，主婦自己坐在對面地板上，她大大的抽了一口氣說：“請坐吧，老阿爹！”

老頭子，脫了帽，坐下了。

主婦把自己的細眼睛，眯得越來越細，看住老頭子的臉。主婦臉上露出親善的皺紋，一半又像自言自語的說：“真的，好久沒有見到了……那麼，那邊有藥把你喫過嗎？”

“那裏，藥並沒有把我喫過。近來一向天晴，所以請了假沒有去做工作了……”

“曬曬太陽就會好起來的嗎？”

“是的，曬曬太陽……就會好起來的……”

主婦格格的笑了。

主婦站起身子，開了電燈，拿了火鉢過來。再又拿了一個笨重的小盒子，擱在老頭子的面前，打開蓋子。

“這滋味很不錯的。”

盒子的角落頭，堆着用糖煮成的青豆。老頭子從袖管裏伸出手來，開始喫了。

老頭子喫得很有滋味，喫了一口，又喫了一

口。每逢喫了一口，要舐一舐舌頭，舐一舐舌頭還不夠過癮，還要又歪一歪頭，好像歪一歪頭以後，方纔過癮了，方纔對於青豆的滋味很滿足了。

等到青豆喫完，主婦又把砂糖拿過來了。這是價錢很便宜的砂糖，把一塊一塊的，削成一片一片，裝在碟子裏。老頭子把那雙擱在碟子上的筷子拿到手上，夾起一片砂糖，放在左手的手掌上。他伸着頭，抿抿嘴巴，砂糖一放跳，就跑到嘴巴裏去了。老頭子把砂糖托到舌頭上，舌頭又舐住了上顎，他又重復的歪一歪頭。

“是的是的，你是上過戰場打過仗的吧，老阿爹？”主婦望着喫砂糖的老頭子，開始說話。

“玉木爹叫我問問你看，啊，是玉木爹……就是那回子請你喫巧格力糖的玉木爹，老阿爹說那不像什麼巧格力糖的，你總還記得的吧？那個玉木爹叫我問問你啊。”

“玉木爹，啊，是的，就是那個玉木爹。是的，喫

過他的巧格力糖的……今天他不在家嗎？”

“他已經搬家了……”

“啊，已經搬家了……”

“玉木爹，你不是有一次對他說，日俄戰爭的時候，你曾經去打過仗嗎？所以……”

“不是，那不是我，那是……”

“不是你？那是海軍啊……”

“不是，那不是我……那是橫川爹……就是身子很高大的那個橫川爹……”

“啊，是那個身子高大的橫川爹嗎？”

猜錯了的主婦，拿了茶壺來，除了茶。

“因為玉木爹說的是你……”主婦又繼續的再說到這回事情。“那麼，老阿爹清楚不清楚橫川爹的事情？比如軍艦的名字之類……玉木爹不久就要來問的，所以叫我好好的打聽打聽……”

但是，主婦又記憶到橫川爹的事情了，她就說：

“橫川爹怎樣了？也好久沒有見到他了……”

“……”

“他也許有些什麼了嗎？”

“腳骨跌壞了。”

“腳骨跌壞了嗎？這是什麼緣故？他是腳骨跌壞了，你卻生了神經痛的毛病……”

老頭子的面孔，又起皺了，他望着主婦的嘴巴，又朝另外看看。他不斷的閃動嘴巴，神色漸漸的不好。

“怎麼了？”主婦想：“說不定爲了什麼，他們鬥過嘴吧？……這真沒有辦法！可是，真的腳骨跌壞了，那麼有好久的日子就跑不出來啊……”

於是，主婦又開始問他：

“可是，老阿爹也知道的吧？橫川爹曾經參加日俄戰爭，那是真的嗎？”

老頭子的面孔，總算又慢慢的恢復到原來的樣子了。

“啊，曉得的 那是真的……”

“軍艦的名字叫做什麼？”

“軍艦的名字，倒不知道…… 啊！他的頭腦弄壞了，所以也記不起來了。”

“頭腦？”

“頭腦……” 老頭子摸摸自己的頭腦 給主婦看：“差一點就可以弄到勳章呢……”

“啊！差一點就可以弄到勳章嗎？”主婦連自己也發生興趣了：“老阿爹，你可知道的，請都告訴我聽聽吧。”

老頭子因此就慢慢的說下去。

“打仗的時候，就開了軍艦去……好像到旅順口，也許是另外一個地方，就組織了決死隊，橫川爹也想加入決死隊……可是艦長說，你不行，你不要去…… 你留在我的身邊…… 橫川爹因此說，那麼我要得到勳章，就得不成了，艦長於是又說，要得勳章嗎，這一定由我替你去弄來好了……要弄

勳章，假如艦長不幫忙，橫直是弄不成功的……因此橫川爹就聽從艦長的命令……可是……軍艦後來打沉了……艦長死了，……勳章弄不到手……至於決死隊，倒有許多人並沒有死……沒有死的那些人，都得到勳章……後來，祇在閱兵式的時候，因為喊口號得過什麼褒獎……不過這點我不大清爽……總之參加過日俄戰爭是真的……總之頭腦也弄壞了……”

“不是因為勳章弄不到手，所以頭腦變笨了嗎？”

“啊……”

兩個人的談話，這裏中止住了。主婦看住老頭子的面孔。老頭子的眼睛，好像說：“我也不耐煩再多談到這些……”於是主婦就覺得：“這事情，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有趣。”主婦隨即想到別的，隨即想到自己的丈夫：“再隔兩點鐘，他也要回來了，我應當去燒夜飯。要等他回來一起喫，每天的夜飯，

總比別的人家來得遲，可是現在不動手燒不行了……啊，我的肚子已經餓了。”

主婦與老頭子，不約而同的朝外面看看。兩個人同時的注意到，天已經快要黑了。

老頭子說了：

“啊，我應當回去了……”

主婦就站起來，跑到房間裏去，回頭拿了一個竹皮的小包跑來。竹皮的小包裝着方正的一塊很便宜的砂糖，一面交給老頭子，一面就問：

“那麼，你幾時再到這裏來？……”

老頭子的面孔，流露了一種說不出的寂寞，這種表情在臉上一閃又消失了。他說：

“每次來都很那個……”

老頭子打開襪腳的外套的前面，把竹皮的小包，塞進腰間大一點的地方。主婦卻開始注意的望着外面黑暗下來。老頭子把竹皮的小包，用手塞了又塞，一直的塞得很深很深。

主婦又輕輕的，在老頭子的耳邊說：

“你留心一點。”

她這樣的說，同時又把左手撫着老頭子的肩膀。

老頭子的口聲很低微的回答她：

“真對不起。你男人回來，代我問問好……”

“再見……”

老頭子站起身子，從走廊下去，戴好帽子，鑽出格子門，又重復跑上原來的街路回去了。

鋪子門前的人羣，已經散盡了。跑過藥店的前面，轉了灣，碰到的人也不大多，老頭子的袖子，又一擺一擺的，慢慢的跑去了。

老頭子跑得很慢，可是他的脚步，實在急促。經過一幢石屋，急促的跑去，漸漸的跑上高坡了。一上了高坡，老頭子的脚步又更加急促了。

老頭子快要跑到踏切（註三）了。

上了高坡，再跑過踏切去，就是高原平地。

跑到踏切上去了。

老頭子很當心的，急促的跑過了踏切。

跑過了踏切，老頭子的脚步，方纔又放慢了一些。老頭子又站定了。

在二三丈的對面，亮着一盞電燈，那邊的附近一帶，並沒有另外的電燈。電燈正亮在一個門上，門的石柱，隱隱約約照出一個輪廓。門的前面，種着許多樹木，樹木的後面，有一座黑色的建築物。

老頭子再跑二三丈路，在電燈的下首站住。他伸開左手摸摸腰間，把手向前面拖了一下，正拖着那個竹皮的小包。

這一次，老頭子急急忙忙的，把兩隻手都伸到衣袋裏去了。他拖開脚步，突出屁股，上半身就佝僂向前；滿是皺紋的頭頸，卻用力的把頭擡起。老頭子停住了呼吸，望望黑暗的四圍。

老頭子伸一伸身子，終於向門邊跑去了。門口釘着一塊黃色的銅板，上面凸出的是“財團法人善

隣養老院”這一行字。老頭子向裏面跑進去了。

爲要收容許多不幸的人們，就設立了三種地方，就是孤兒院，廢兵院，與養老院。

有許多小孩子，向着窮苦的家庭，或是沒有女人的家庭，嘴上說着：“少奶奶，對不起！”說着就跑進去的，是孤兒院裏來的小孩子。

他們趕忙跑到堂前，趕忙放下箱子，趕忙打開箱蓋。箱子裏面有的是筆，墨，牙刷，肥皂，花花綠綠的信紙信封，以及仁丹等等東西。

“少奶奶，我是從岡山的孤兒院跑來的。”剛剛會跑路的小孩子，卻裝出成人懂事的態度來說話。手上最先拿出孤兒院發行的身分證明書，接着馬上拿起兜消的東西說：“怎麼樣？牙刷要不要？肥皂用完了嗎？爲了可憐的小孩子起見……”

小孩子的眼睛，滴溜溜的向房子裏望着，他們望着人家的房子裏有洋囡囡，還有沒有頭髮的洋

囡囡。可是他們拎着手上的東西說：“墨買一條嗎？這是鳩居堂（註四）的貨色呢……”

“我們家裏什麼也不要買……”家裏有人一面這樣的回他，一面眼睛釘住小孩子的面孔。小孩子也用眼睛釘住回話的人。碰到有些心情怯弱的人，恐怕受了這種小孩子的虧，也敷衍了一下，買了一點不大要緊的東西。

各地方的孤兒院，都派出這種小孩子去，整個的日本，都有他們的行踪。他們到各地方去，留心到膽子很小的女人與管門的人。年紀雖然不大，他們卻都明白那些手勢的。他們曉得自己不做那些勾當，就坐定了喫苦頭過日子。不做那些勾當，肚子就沒有法子可以喫得飽。他們什麼也無可依賴，自己一個人點點頭在各處奔走。

這種小孩子，養活了孤兒院的院長，與許多孤兒院裏的辦事人員！這種小孩子，也給與富豪的老爺太太，有足夠他們滿足的捐一點錢的機會。富豪

的老爺太太，做下了多少驕侈淫佚的惡事，心裏不好意思了，結果捐了一點錢給孤兒院，以為這麼一來就好意思了。政府方面，也發給孤兒院一些補助費，以為院長是有功勞了，也發給他一些賞金。過許多年，小孩子們長大了，他們無論什麼東西都會留心到了，他們張大眼睛，沈在一個新的黑暗的環境裏去了。

有了××戰爭，××戰爭，無數心壯力健的青年男子，送了性命。同時有無數心壯力健的青年男子，變成了殘廢的軍人。有的眼睛瞎了，有的耳朵聾了，有的手脚斷了，四肢五官弄得不周全的時候，他們回來了。因為他們不能夠做些什麼，所以無法去謀飯喫，於是弄出一個廢兵院。成千成萬的殘廢的軍人，有幾個是跑進去了。跑進去了叫做“收容”，怎麼一來會挑撰到他去“收容”的？這是除開挑撰的人，以外什麼人不明白的。

成千成萬的殘廢的軍人，看看自己的樣子，就

想到也許會有這麼一天，連自己的親兄弟們都會疏遠了，這比傷痕還要心痛。傷是已經成瘋（註五）了。

沒有腳的人，與沒有手的人，比較手脚周全的人，總早些死去。他們漸漸的變細了，變細了，死去了。留下來的祇是××。

不曉得什麼時候，廢兵的影子，在村上市上都少了，不見了。後來有許多小孩子，連“廢兵”兩個字，這是什麼意思，也不大明白。某一天，報上登載一個很體面的照片。在一個房間裏面，坐着一個男子，男子的背後，是高高低低的許多架子。房間的正面，掛着大將軍親手寫的一幅大字。男子低着頭。房間的走廊上，站着××××人，他穿着軍服，一手拿着指揮刀，一手舉得高高的行着敬禮。低着頭的男子，以前是“廢兵”，現在已經積蓄到幾萬家財了。這教看報的人，大致就給他這樣一個觀念：“看起來，就使去打仗，變成殘廢的軍人，也還不要

緊。”

至於無處可以投靠的老人，就跑到養老院去了。

承蒙別人的介紹，老頭子就跑到養老院去，衝着臉向前一看，正有西裝穿得整整齊齊的，鼻樑上架着眼鏡的人，坐在桌子那面的椅子上，在他的對面，老頭子就被他叫着坐了下去。老頭子，與穿西裝的人隔着桌子坐在椅子上說話，生平還是第一次。老頭子顯然的非常拘束，好像自己說不定做過什麼壞事，卻被對方知道得十分明白一樣，老頭子有些心驚肉跳了。

養老院的辦事人，這樣的問他了：

“生於什麼地方？以前做過什麼事體？實在無處可以投靠嗎？爲什麼會沒有的？爲什麼不到那邊去？有什麼毛病沒有？能夠做些什麼手藝？是不是曾經犯過案子的罪人？（養老院的辦事人，問到這樣的話了。）……”

老頭子必須從遙遠的，出身的故鄉把戶籍謄本拿來，他一定要拿戶籍謄本來，他就要到討厭不過的警察那邊去跑幾趟。不是強盜，不是政治犯，不是流氓地痞，不是私娼，是這樣的一個老頭子，在警察方面看來是乏味透頂的，但是，老頭子想到警察，好像正在等着自己去尋他們一樣，於是警察這樣那樣的盤問了老頭子一頓，叫老頭子手指印也打了。老頭子因此又想到：“還是不要希望進什麼養老院吧，就當它本來沒有這種地方算了。”

有一個老頭子，卻給他們發現了做過壞事，是他自己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什麼壞事；又有一個老頭子，給他們指出有“有扶養義務”的人的，也是他自己無論如何料想不到的。兩個人就都碰了釘子，很嚴厲的受了一頓斥責了。

無處可以投靠的老頭子們，其中祇有毫無重病，與傳染病的，沒有犯過絲毫罪過的，衰弱到無力維持自己的生計的，調查他的戶籍，也找不出一

個兄弟或者一個親戚的，而且要由警察證明他說，這是養老院裏不妨養養的人，那麼方纔能夠跑進養老院去。

養老院裏所有的老頭子，有的五十多歲，有的六十多歲，有的七十多歲，也有的八十多歲了。

已經六十多歲，七十多歲，八十多歲的老頭子們，仍然不會與別人相罵相打，不會說一句不平的話，不會反抗，不會賭博，不會糟塌自己弄出什麼毛病，能夠把一些容易浪費到這類事情上去的時間與勞力，用到養老院方面規定下來的工作上去，能夠拚命工作，一直用到一點氣力也沒有為止……他們與自己的老婆早已死別了，與兒女們也早已死別了，親戚友好也早已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雖然是這樣子的孤獨，可是仍舊不斷的操作，終於要命起來了，一直到了七十多歲，八十多歲，與山頭的樹木一樣，衰老了，枯朽了。祇有能夠這樣忠厚老實的幾個老頭子，方纔進得養老院。如今

“財團法人善隣養老院”裏，這樣忠厚老實的老頭子，有二十七位。

房間的南方的角落上，是光線最好的一處，住着三個老頭子，是橫川爹，中江爹，沖爹。橫川爹的年紀要算最少了，是五十三歲。沖爹六十六歲。元氣要算最好的是中江爹，今年七十二歲。

橫川爹，出身小豆島，正當精力充足的年青時候，進了海軍，到二十八歲那年，以三等軍曹的官職，開去參加日俄戰爭。日本海發生戰爭的前二年，是一千九百零四年，橫川爹正在磐城軍艦上，開到黃海打了一仗。艦長是神戶大佐。正募集英勇的決死隊的時候，橫川爹是最先應募的一個。興起先中江爹說的一樣，勳章沒有弄到手，神戶大佐死於這次戰爭，磐城軍艦打沈了，他就掉到滾滾的大海裏去朶着了。

橫川爹總算沒有死，他活着跑了回來。因此他以後最討厭大海。他討了老婆，做了農夫，因為種

田種不出多大好處，又飼山羊出賣羊奶，賣羊奶總算賣出多大的好處了。有一年，牛病非常流行，山羊又受了傳染，山羊的奶量就大大減少，同時羊奶喫不得的謠言，也傳播得很遠，沒有人買羊奶喫。不久，老婆死了，兒女還未曾養過一個。老婆一死，受了大大的刺激，他的頭腦變壞了。

“戰爭結束以後，有過大規模的閱兵式。我們在橫須賀艦隊上，差不多整天的操演。青山艦隊集合起來，閱兵式的日子來了。我做了號令官。什麼號令官？就是把隊長的號令，大聲的再說一遍的人。但是××××弄錯了號令，原來橫須賀艦隊與青山艦隊，兩者的練兵場，是正反對的。號令來了，向左——注目！可是一個人也沒有向左注目啊！要我不把這個號令傳下去，那不成的，我祇得照隊長的號令，大聲的再說了一遍。錯是錯定了，隨後卻是大喊‘方纔號令官弄錯了！’錯就派到我的頭上。後來隊長爲此私下送給我二十塊錢，那時候，二十

塊錢是一筆很大的款子。……”

“在舞鶴，曾經與英國的水兵，開了一次聯歡會。日本的水兵，以水兵的資格，應酬英國的水兵。大家想與那裏所有的妓女，作樂一下，所以一齊跑到堂子裏去。但是水兵與上級官長不同，大家都沒有玩過妓女，妓女們說，水兵來是拒絕的，因此大家非常生氣，大家嘩啦嘩啦鬧了一陣，鬧了三家，三家……”

因爲他一天到晚，說來說去祇是這些話，所以鄉下的朋友隣舍，把他送到東京的親戚家裏，親戚自己也窮得一塌糊塗，因此與鄉下的朋友隣舍一致努力，總算把他送進了養老院。

中江爹，出身奈良縣的十津川。十津川是很不差的地方，平常可以記起這麼一首歌來：

“嗨——哦！十津川，皇上特別賜與恩典，耕地種田，不用完糧米納稅錢。”

一直到明治皇帝維新的時代，還是直接隸屬

皇室的土地，所以農夫們，到如今還是士族，大家非常尊敬皇族的。

有一年，山間發了大水，耕作的田地，被大水完全沖毀。大多的人，跑到北海道去，打算開闢新十津川村，中江爹也是其中的一個人。

在北海道，中江爹與一個女人很要好了，但是另外一個男子，跑來把女人拿了去，並且把中江爹趕出新十津川村。中江爹隨後跑到小樽，去做“可墨”，這是冰冷的海港上，用籃兒在小艇中搬運煤炭的勾當。隨後他跑到室蘭，在室蘭做了同樣的工作，不過那邊又叫做什麼“脫走”。

這樣的，由農夫到移民，由移民到“可墨”，由“可墨”到“脫走”，老頭因此慢慢得要命了，最後跑到旭川市市外，承蒙那邊消防隊隊長的介紹，進了養老院。

沖爹，是二十七個人中間的，唯一的東京出身的人。他討過老婆，夫妻兩口子一起進了石灰工

場，兩口子都極努力的工作，混了六七年，老婆卻變化得不能夠算做女人了，因為石灰影響到她的生理方面，她失卻了女人特殊的效用。沖爹痛苦到於是開始喝酒，後來老婆死了去，戒了酒的時候，沖爹的身體已經完全不行了。

另外的二十四個人，也和他們三個人一樣，都在相差不多的情形下，很愚蠢的斷送了自己的一生的。

在道場的走廊的一頭，有一塊魚形的木板吊着，一到起牀的時候，小伙計就跑去敲打木魚的肚皮，於是二十七個龍鍾的老頭子，都起身了。

他們一早就醒了，但是，一直等到木魚的肚皮敲打發響的時候為止，非睡在那裏不可。他們每天想到：“一直等到木魚肚皮敲打發響的時候為止，希望能夠睡得很熟。”然而，無論如何，每天一早就醒了。

他們起身以後，很紆緩的掃刷掃刷房間，又到

道場中央的佛壇前面去唸經。隨後喫早飯，隨後去做規定下來的工作，隨後喫中飯，到了下午，要是天氣明朗，就派遣到外面去工作了。

他們一個房間，規定四個人，四個人編成一組，推着討來的白色的小孩車，紆緩的跑下街去。在小孩車的車上，插着淺黃色的有白色斑紋的旗子。各處慈善的主婦們，把那些本來要丟去的蔬菜，本來要交給拾字紙的人們的舊雜誌，與舊報紙，以及舊衣服，就送給他們。他們回頭把這些東西放在太陽裏面，一直等到一個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出來，分分清楚。隨後就喫夜飯，隨後又做一個鐘頭的夜工，隨後到八點鐘為止，大家茫然的玩着。

做不了事情的人，從早上起身，到晚上睡覺為止，什麼事情也不做。他們除了偶然的曬了一回太陽之外，互相看都不看一眼，一天過完了差不多一句話也不說，他們的面孔，比較的長上一層肉了，

可是網滿皺紋，顏色晦黃，而且非常鬆懈。

夜間八點鐘，魚形的木板一敲響，他們就睡覺了。從養老院的後方，從自己家裏跑來的院長，由值日的人，與那個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陪着他來視察他們一遍。從後門送走了院長的值日的人，闔了門。於是二十七個老頭子睡覺的房間，完全的漆黑了。

禮拜天，在道場裏，有和尚來講道。有時候，從京都本山（註六）派來的和尚，演講一些本山經營的養老院，講了一陣，開始會食，上至院長，下至僱用的小伙計，與二十七個老頭子，都一起喫早飯。

一年到頭，都這樣古板的生活下去。什麼和尚的講道，與什麼本山派來的和尚的演講，與院長的訓辭，與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的叱罵，與小伙計的傲慢，與每天規定下來的工作，不斷的虧損着二十七個老頭子生活的力量。

工作繼續了三十年五十年的他們，是很歡喜

工作的。他們高高興興的工作，但是，工作的結果如何？舊衣服，舊雜誌，舊報紙，怎樣了？許多舊的紙張貼到盒子的內層，盒子送到那裏去了，誰也不知道這些了。他們分到工作股，飲食與寢室是供給他們的，但是工作的報酬呢，什麼也沒有！新跑進養老院裏的人，最初想着總可以得到一點報酬吧，等到曉得得不到了，終於祇有這樣的想着寬慰自己：“就使得到了也沒有用處。”

有一個房間，天一落雨，水就漏得厲害，那個房間裏住的人，叫住了小伙計告訴了他，小伙計祇向老頭子指點的天花板，望了一望就走開了，老頭子終於又祇有自己怨艾自己：“啊！這是我自己不好。”

他們都這樣的想到：

“我們是多麼命苦的一些人啊！我們是多麼不中用的一些人啊！與我們同輩的人們，大家都養過兒子，抱着孫子了，但是，我們卻要依賴養老院來

“養活我們，罪孽太重了，死又偏不死，真丟臉！……”

要是沒有飲食的慾望，他們的身心，都會慢慢的乾癟，慢慢的枯萎了吧！可是飲食的慾望，在他們的心中不停止的總是衝動着。

他們比什麼都高興的，是去“討飯”。天氣明朗的日子，是不派到外面去工作的日子——要推着小孩車到外面去，是由那個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來說的——喫過中飯，他們蹣跚的跑出門去。他們各自都跑去得意一回，有的喫到魚肉了，有的喫到好喫的一些東西了。豆沙糕，赤豆，甜豆，羊羔，蜜柑，泡糖，砂糖，冰糖，他們嚐到這些各式各樣很有滋味的東西。

“回去不會罵嗎？”一面放開肚量很寫意的喫着，一面卻這樣膽怯的想着。

“爲什麼要做這種事情？特別待我這樣好，當然沒有辭謝的必要的，但是，這樣就剩着了院裏規定下來的飲食，……假如院裏說，爲什麼應當喫的

東西都不喫了？那我怎麼辦？我一定非把剩着的丟去不可，可是，聽說連一顆米裏都有菩薩的，這真糟糕……”

有十多個人，這一次都剩着了晚飯的時候，等到叫他們招認了到外面去做過了“討飯”，一起受了院長的訓話，院長的的確確吊下了大顆的眼淚，弄到不論剩着晚飯的與不剩着晚飯的，都非特別懺悔不可：“啊！做下一樁壞事情了，做下一樁丟臉的事情了，啊！真丟臉！……以後，以後再不剩晚飯，以後完完全全喫了它，啊，以後不再到外面去討東西喫。一天到晚玩玩好了。祇喫些規定下來的東西好了。到底太那個啊！到底……”

然而，他們一回子就會記起那些“甜的東西”，他們就會記起砂糖的。他們於是真心的哭了，“祇有甜的東西最糟糕！”這是他們的感想。

他們之間，沒有一個人自信，此後數年不喫“甜的東西”，可以過活得了的。養老院卻絕對的不

曾分給二十七個老頭子喫過什麼“甜的東西”。每天早上，中午，傍晚三頓飲食，從來沒有加過砂糖。禮拜天也好，什麼紀念日也好，也從來沒有在飲食上加過砂糖。

然而砂糖一類“甜的東西”，對於人的身體的需要方面，是缺少不得的東西！（註七）

無論如何窮苦的人家，總有幾處用到砂糖的。用氣力勞動的人，工作之後尤其應當喫些“甜的東西”。關在拘留所裏的人們，因為喫不到“甜的東西”，往往做夢大喫甜的燒餅。就使禁止抽煙的監牢裏，也偶然可以買得甜的點心來喫。小孩子喫了甜的奶奶，方纔能夠發育長大。挽救瀕死的病人，就往往施行葡萄糖的注射。老頭子喫“甜的東西”，就他那副神氣，看也看不厭的，分一些給小孩子，而自己也嘴癢癢的老頭子的舉動，那是如何的感動旁人的心情。“老阿爹！你還是一個小孩子，你是活不多久的病人，你的身體，經過長期間辛辛苦苦

的工作，你的心又經過了長期間的監獄生活。老阿爹！你吃啊！”但是，工作做了三十年五十年的老頭子們，在善隣養老院裏，一點砂糖也不曾嚐過。想到砂糖，他們很傷心的哭了好一回。

製造砂糖的原料的甘蔗，最初出產於恆河的河邊。以後一面傳到中國，傳到南洋羣島，傳到日本，這是朝東傳去的一路，還有朝西傳去的一路，傳到西伯利亞，傳到地中海諸島，從西班牙半島傳到南阿美利加，北美阿利加，又一直傳到爪哇。

甘蔗傳到的地方，都是殖民地！

從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歐羅巴的人們，拚命的跑往各處去建設殖民地。他們出港的船上，載滿了武器與甘蔗苗，發見了很好的島，他們就上了陸。他們插了木牌，上面寫的是：“從今日起，這裏是我們的土地。”住在那裏的本地人不肯屈服，歐羅巴的人們，於是屠殺本地人。本地人拿弓箭，棍棒，起來反抗，歐羅巴的人們，用鎗射死他們，打勝

了，就種下了帶去的甘蔗苗。對於沒有射死的本地人，腳幹上又上了鐐，一手抓住鐐的鐵鍊，一手揮着鞭子，驅使着本地人去種甘蔗苗，去製造砂糖，砂糖製造好了，又驅使本地人裝到船上載回歐羅巴去。這顆強盜團的首領，是葡萄牙王妾的兒子亨利！

有一次，亨利航行到阿非利加海岸，他見無數黑人，他就靠海港停下他的船。他敲着大鼓，吹着洋號，去招待黑人。黑人酒喝醉了，醒來的時候手脚卻都綁得結結實實，投在漆黑的船艙艙底。押了許多啼啼哭哭的黑人的亨利的船，開到加拿利亞羣島，把許多黑人又驅使到甘蔗田裏去工作了。

猶太人，那時候在依白利亞半島，橫遭殘暴的壓迫，被追逐到巴西去。他們是帶着甘蔗苗逃到那邊去的，於是西印度羣島，又造成一望無際的甘蔗田了。

現在地球上，各處都有甘蔗田。風一吹起來，

甘蔗田上的葉條，發出了聲響。這是土地被沒收以後的飢餓的殖民地的人民的，這是受了欺騙因而做了奴隸的黑人的，這是橫遭殘暴壓迫被追逐的猶太人們的哭聲！

日本的砂糖，從臺灣的甘蔗田裏製造出來。臺灣以前叫做高砂島，又叫做高山國。一千五百九十三年十一月，豐臣秀吉給高山國王這樣一封信：

“我是日本的豐臣秀吉。我征服了朝鮮，同時又與呂宋開了交通。你要到我這裏來進貢！此給高山國王。”

但是，臺灣人的社會基礎，是部落的聯合體，什麼國王，那邊是沒有的。因為無人受理，所以原信歸還。送信的原田孫七郎，結果帶着原封未動的信回去了。

明治時代，所有的資本家與地主們，卻不像豐臣秀吉那麼一股孩子氣。所以，有這麼一天，臺灣人張大了眼睛，看着自己的田裏，已經插了木牌，

有這樣的增加。在臺灣增加十倍的時候，西班牙反而遞減到原有產額的半數以下了。日本出產這麼多的砂糖了。但是，善隣養老院裏，二十七個忠厚老實的老頭子，卻沒有用到一點砂糖過活着。中江爹，橫川爹，沖爹，他們三個，除非到外面去討一點來嚐嚐之外，也沒有喫到一點砂糖來過日子的。

但是，有一年夏天起，這三個老頭子的生活，與另外二十四個老頭子的生活，大大的不同了。

有一天，正好禮拜天。正好本山派了和尚來。和尚早上演講關於“異安心”（註八）的學說。

那一天下午，大家都跑到外面去做了一次“討飯”。“討飯”是不禁止的，以後院長吊下大顆的眼淚，卻是爲的剩下了晚飯。不然，在職十一年間，他是得不到×××××的啊！

做了“討飯”回來的時候，橫川爹的面色，很有點古怪。並不說明白那一點是怎樣的，很有點古怪了。

喫了晚飯，做了一個鐘頭工作，他的古怪面色，仍然那麼古怪的繼續着。

沖爹和中江爹，做着紙板箱，橫川爹正在整理書本的皺紋。

“有一點氣息啊！老阿爹。”

沖爹望了一下，望見橫川爹的熨斗下面，有煙頭飄起來。熨斗燒得太厲害了，這種情形從來沒有過的。

第三次第四次的注意到以後，沖爹終於禁不住了又說：

“怎麼了？老阿爹。”

“……………”

橫川爹好像沒有聽到，祇擡一擡頭。

“怎麼了？不是炙焦了嗎？……”

“並不焦……”橫川爹回答。橫川爹用姆指蘸一蘸唾液，試一試熨斗的底面。熨斗的底面又馬上飄起熱氣來。他一面笑笑，一面說：“等一下，給你

們好東西看……”

中江爹向冲爹的眼睛一望，冲爹的眼睛彷彿回答他：“他又發瘋了嗎？……”

不久，三個人都睡覺了，院長，值日，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跑來視察一圈，都回去了。後門的鈴子一響，電燈已經黑了。在各處，就可以聽到噉噉噉的，老頭子們特有的鼾聲了。

快要噉噉噉睡熟去的冲爹，忽然有人搖他，冲爹立刻醒來，搖他的手從右方伸過來，靠他右方睡的是橫川爹。冲爹想：“到門了？”就大聲問道：“什麼？”

“不要響！”漆黑的中間，擦着冲爹的臉，橫川爹說了。因為相接太近的緣故，冲爹就不再作聲。橫川爹的聲音非常幽細，他又說：“叫醒來啊！”

這是“把另外的伙伴叫醒來”的意思。

中江爹彷彿自言自語的：“做什麼？”中江爹偷偷摸摸的爬過來了，聲音非常的幽細。

“這個啊!……”

橫川爹喉音發沙的又說。他叫中江爹與沖爹的手，去摸了一件很硬的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嚐嚐看啊。”

沖爹嚐了一嚐，沖爹的膝頭響起來了。沖爹用膝頭爬了過來叫：“啊!是砂糖!”

橫川爹叫沖爹坐下去了。

中江爹一面發抖一面說：“砂糖嗎?……”

“喂……”沖爹傳給中江爹了。中江爹嚐嚐滋味的聲音，是可以聽得到的。沖爹說：“那?……”

那天夜間，彼此的臉都看不清楚，可是三個人坐得很久很久。沖爹與中江爹，交替的嚐着。這個嚐了一嚐，立刻傳給那個，那個嚐了一嚐，又立刻傳給這個。各自用力的吮吸各自的舌頭。舌頭粗糙的皮層，不斷的釀出甜汁，一直吮吸到沒有甜汁為止，於是重復的嚐嚼砂糖。

好悶的夏天的夜間，橫川爹睡熟以後，兩個人總是不能夠睡熟。他們又各自想到橫川爹所說的，關於明天處置砂糖的事情了。橫川爹說，明天夜間，把砂糖藏在天花板裏，藏的地方已經打算好了。

沖爹想到今天早晨，和尚演講的道理了！他自己向自己問：“這不是‘異安心’了嗎？”於是自己又回答自己：“沒有這種事情。”於是又想到早已死去的老婆，老婆的身體是給石灰的細屑蛀蝕進去了。又想到落雪的日子，住家的走廊下，門戶無論如何的關閉得很緊，不久，雪總刮了進去。像雪刮進門戶去一樣，無論如何辦，老婆的身體，石灰的細屑蝕進去了。蝕進去的石灰細屑，並且凝結住了。不曉得怎麼他又想到：“這都是我不好。”想得很久很久方纔睡去。

中江爹，卻想到十津川村。這在一處非常的深奧的山窩裏面，以前有人傳說：“從大阪跑到十津

川來的人，連遺囑都預備妥當以後來的。”到了春天，那裏櫻花非常開得燦爛，從山腳下，一步一步的開到山頭上。這種情景也飄到他的眼前。

兩個人，不知道爲什麼都想到這些事情。

第二天夜間，他們處置砂糖，是照計劃實行的。

等到各處房間，已經都很沉靜。他們就爬了起身。

比較有力的橫川爹，把兩方面的肘與兩方面的膝頭，靠近肚子伏住。中江爹坐到他的上面，兩隻手抓住牆壁。身體最輕的沖爹，懷了那包砂糖爬了上去。

這是很喫力的事情。中江爹，橫川爹，低了臉，正對仰了臉的沖爹說：“還沒有好嗎？還沒有好嗎？”

沖爹每次往上一伸，下首的兩個人就喊一聲。膽子很小的沖爹，每次總說：“不要緊嗎？”最下首

的橫川爹，卻低着臉望住地板罵他：“不要響，趕快！”

做完了這種工作，橫川爹“哈啊……”的笑了一下，隨後就睡下去了。另外兩個人，也睡下去了。從此以後，三個老頭子，與另外二十四個老頭子，彼此間有了大大的差別了。

“那邊有好東西擱着，那是我們的東西。”

三個老頭子，常常擡了頭，望望天花板，心裏就這樣想。

“哼，媽特戾，那裏有好東西擱着，那是我們的東西。我們要嚐嚐它的滋味，這湊我們的便。誰也不知道我們有那樣的好東西啊，院長那個傢伙當然不用說……我們不僅有那樣的好東西，而且能夠……”

繼續着虧損下去的，他們的生活力，又活躍一點了。覺得可以感謝的院長，覺得更加不可以感謝了。每一個禮拜天，他們不為自己高興一點，不聽

每次跑來的和尚講道了。他們明白負了專門任務的女人是一個刁詐刻薄的東西。他們也懷疑到小伙計與管火食的人，有沒有正在舞弊欺騙他們。

“哼！媽特戾……”他們每次見到院長，心裏總這樣的想：“養老院，養老院，說得多好聽啊！……”

他們整理洋瓶，洋瓶裏還有砂糖的細屑，他們設法弄下來把它做成冰糖，很開心。

他們常常的，疊着人梯子，疊人梯子的方法，是漸漸的變快的，又漸漸的變巧妙。夜間把人梯子疊成了，正好像相似年齡的妖怪，三個人年齡加起來，有一百九十一歲。

中江爹跑到那個主婦的家裏去談了天以後，已經三個月了。天氣已經非常的寒冷了。已經冬天了。白天有小孩子們到天井裏來，他們在新年以前，就唱着歌，玩着踢毽子。

老頭子們一步也不跑到外面去。從房間裏，望

着小孩子們的紅噴噴的面孔。老頭子們想到斜谷下面的，沿街路的人家，想到每份人家的火鉢都生着火，火鉢的抽斗裏，有的是各式各樣的糖果。他們向斜谷下面的街路，望着望着。偏是好像威嚇他們的風，刮着窗子；這樣就使跑到外面去，他們在高坡上說不定就要摔交了啊。

他們又要大一歲了。八十三歲的，已經要八十四歲了啊！……雖然已經這麼一把年紀，大了一歲總照舊使他們心裏難過。他們感到寒冷，悲哀，連白天也身子發抖。隨後是最寒冷的日子了，老頭子全身凍得冰冷了。老頭子們敵不住寒冷，害病了。咳嗽也咳不出，體溫簡直沒有，全身毫無氣力。有一天早上，沖爹就死了。沖爹的屍首，因為×××，搬到醫科學校去××了。

以後不久，某一個晚上，橫川爹與中江爹，打算嚐嚐砂糖的滋味。橫川爹受傷的腳幹，也好些了——每次到那個主婦的家裏去，主婦一定聞到的，

他覺得很難回答，因為是疊人梯子，方纔把腳幹弄傷的——他們兩個人白天已經有了商量。

夜間了，後門的鈴子一響，電燈黑了，兩個人就開始說話：

“老阿爹，試試看嗎？”

方纔進被窩，因為天氣過於寒冷，兩個人就一面睡着，一面說話。白天商量的時候，中江爹以為祇有兩個人了，恐怕是不行了。

“試試看啊，不要緊的。”橫川爹說。

“沖爹活着的時候，不是還很勉強嗎？”

“勉強是很勉強的……”

“我想總有點不行……”

“不行是有點不行的……”

“不知道那張桌子能不能夠用得……”

“唔……”於是橫川爹說到：“多冷啊……”

雖然如此，可是兩個人，仍舊爬起來。橫川爹爬出被窩的時候，中江爹也一秒鐘都不落後的爬

了起來。縮到被窩裏方纔暖和一點的身子，爬了起來都發抖了。

橫川爹，照例用兩方面的肘，與兩方面的膝頭，湊在一起伏住。中江爹爬了上去，可是試了一下說：“不行！”就馬上爬下來了。

橫川爹，於是就在靠住牆壁的桌子上，把自己的肚子屁股，拖了上去。中江爹也爬到桌上，一面用手捫住牆壁，一面爬上橫川爹的背。捫在牆壁的一隻手，慢慢攀附上去，另一隻手凌空的伸高，脚又慢慢的向橫川爹的屁股踏去。不久，捫住牆壁的一隻手，伸平了，接着手指也伸平了，祇有手指尖接住牆壁了。脚又踏起來了。隨後沒有伸高的一隻手，也伸高了。手臂與身子，曲成一百三四十度了。伸高的手，手指的指尖也接到天花板了。就是這時候，可是中江爹的身子，很危險的要摔下來了。中江爹說：“不行！”又爬下來了。橫川爹也從桌子伸直了腰，他拍拍兩隻手掌，拭淨了兩隻手掌的灰

塵。

突然，橫川爹抱住中江爹，把腰身一直抱上胸部，腰身和兩隻手腕，按着拍子一樣，五分的，七分的，一寸的，把中江爹聳上去。中江爹也再把他的手伸高，中江爹與下首有桌子的時候一樣，伸直他的兩隻腳，但是上首並無桌子，兩隻腳是被橫川爹抱住的，所以中江爹翻了一翻身子，還未接到天花板的手，更與天花板距離一些了。

抱住了中江爹的橫川爹的膝頭，已經灣歪了，橫川爹的膝頭，喀得一下撞到地板上了。橫川爹把他的兩隻手腕放鬆了。中江爹的身子滑下來了。於是兩個人，互相抱住對方的身子了。房間是漆黑的，不過玻璃格子的窗門上，卻閃着白霜。在那麼漆黑的空間，兩個老頭子像蟲一樣的哭了。

(註一——一種價錢很便宜的魚，日本人平常很歡喜喫的。)

(註二——調，是一種最上等的魚了，在日本那邊。味噌，是一種特別的豆醬。)

(註三——鐵路與平常來往的要道，在互相交錯的地方，必用木條鋪填平坦，以便通行車馬。鐵道的兩旁，大多還有柵門，在兩旁的柵門之間，就是踏切。)

(註四——賣筆賣墨，在日本最有名氣的店，是鳩居堂了。)

(註五——有許多傷，看看已經沒有什麼了。然而，一到陰天，雨天，或者冬天，就規定的時刻一樣，很厲害的發痛了。這樣的傷，就是成癩的傷。)

(註六——日本人的佛教中心地。)

(註七——所謂“甜的東西”，無論是甘蔗，是蜜柑，是砂糖，是糕餅等等糖果，喫過量的話，於脾胃頗為不利，然而對於身體，實在是非常需要的滋養品。這是根據科學的論說，中國人對於這種科學的論說，流行似乎並不普遍，所以特給它下一個註腳在這裏。)

(註八——是佛家的一個術語。就是採取異宗的方法，求得自己安心的事情。什麼佛家的術語，這當然等於什麼屁話了。)